

891933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八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于余允乾鴻宥校訂

論

論中一

文長快悟人諸篇本色高竒處非故為荒險
欺人耳

語中之至者必聖人而始無遺此則難也然習為中者與不習為中者甚且悖其中者皆不能外中而他

徐文長文集

卷十八

一

之也似易也何者之中也者人之情也故曰易也語不為中必二氏之聖而始盡然習不為中者未有果能不為中者也此則非直不易也難而難者也何者不為中不之中者非人之情也魚處水而飲水清濁不同悉飲也魚之情也故曰為中似猶易也而不飲水者非魚之情也故曰不為中難而難者也二氏之所以自為異者其於不飲水不異也求為魚與不求為魚者異也不求為魚者求無失其所以為魚者而已矣不求為魚也重曰為中者布而衣衣而量者也

自童而老。自侏儒而長。人量悉視其人也。夫人未有
不衣者。衣未有不布。布未有不量者。衣童以老爲過
中。衣長人以侏儒是爲不及於中。聖人不如此。其量
也。若夫釋也者。則不衣矣。不衣不布矣。不布而量何
施。故曰不爲中。黃之異緇也。則首譬曰尚欲爲魚也。
盡之矣。雖然。魚有躍者。化者。時離水而欲飲者有矣。
似難而易也。魚不化不躍而不離水也。而飲必無不
清者。有之乎。似易而難也。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天論中二

徐文長文集

卷十八

二

天與人其得一同也。人有骸。天無骸。無骸則一不役
於骸。一不役於骸。故一不病。一役於骸。故一病。一不
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道心者是也。一病者何。堯
傳舜。舜傳禹。曰人心者是也。微者何。骸勝一而一者。
膏日火以消矣。危者何。一不能勝骸而骸者。土日簣
以高矣。中之云者。酌其人之骸而天之之謂也。猶曰
半其道心者亦半其人心者之謂也。故曰中也是中
也。難言也。言半則幾於墮而執矣。故曰中也者。貴時
之也。難言也。凡二聖人者。其始之治其心於土階者。

不過三尺中治其軀於形者不過七尺中治其夔及其象九其男二其女者多亦不過數人中而卒之利億兆爭參兩者皆是物也是二聖人之善因也因其人而人之也不可以天之也然而莫非天也亦因其不可純以一而一之也然而莫非以一也故精也者精之乎此中也一也者一之乎此中也精也者治玉者之切與磨也玉玉而切與磨之則一也此二聖人之中之者之功也二聖人者以骸治骸以人治人者也骸者何竅也鄰也軀也殼也噫二聖人不能強人以純天也以其人人也是二聖人之不得已也至語其得一也則人也猶之天也

論中三

自古以至今聖人者不少矣必多矣自君四海主億兆瑣至治一曲之藝凡利人者皆聖人也周所謂道在瓦礫在屎溺意豈引且觸於斯耶故馬醫醫師治尺箒灑寸鐵而初之者皆聖人也吾且以治者舉人出一思也人創一事也又人累千百人也年累千萬年也而後天下之治具始大以明備忠而質質而

文文而至於不可加而具之故亦不可數使令者一人也而曰我自爲之而自用之而又必待其全而後用則終古不治矣故治必累聖人而後治夫既已如是而足以治矣而彼一人者又曰我必自爲之而後治之則非愚則病惑者矣故治莫利於因因而博則其去自爲而自用者不遠也惟因而不博者得之夫孔子學幾七十矣老矣鍊而酌且審矣亦博而且約矣而所刪所定所贊而所修者幾何哉治備是矣民可以使由而止矣而今之治者顧曰我且博焉則非

愚且病惑者矣故曰貴因故又曰因又不貴博農咀草軒與岐也區也緩也和也鵠也倉也而方也而七者必曰我自爲農也自爲軒也自爲岐也而區而緩而和而鵠而倉而自方也非苦悖且不暇故曰貴因因又貴不博孔所刪諸者是矣故曰孔子集大成集其大於帝者王者也雖然之方也而方之抑未也而方方者一也一者方方者也故且也者以其因者思兼於方則不必皆合不合則思思則得得則待且待且則果用而果合是之謂因方而不病於方是之謂

藥之王醫之綱。乃民德則醜矣。分則有常。必使之農其農而商其商。視其木以梁。今之亂學者。類以梁而不視其木者也。故強齊民而學。帝與王之學。以爲盡。帝與王之梁。

論中四

凡博者一之影也。蛻也。而一始安有博。凡博者悉病也。凡聖人之博博其所分也。譬之醫奕。吾奕也。奕有譜盡奕譜而奕止矣。吾醫也。醫有譜盡醫譜而醫止矣。故博也亦約也。不博其分而博其所不分。而後有

徐文長文集

卷十八

五

百子。百子而用者。自霸以強。自強以譎。自譎以攘。而縱以橫。而莫知其所終。悉博也。博而無所用者。則今之所云詞家之流者是也。夫詞其始也。而貴於詞者。曰興也。故詞一也。古之字於詞者。如彼。而人興。今之字於詞者。如此。而人亦興。興一也。而字二耳。興一而字二者。古字艱。艱生解。解生易。易生不古矣。不古者俗矣。古句彌難。難生解。解生多。多又生多。多生不古。不古生不勁矣。是時使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興不興不係也。故夫詩也者。古康衢也。今漸而里之。

優唱也。古墳也。今漸而里唱者之所謂賓之白也。悉時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故夫準文與詩也者。則墳與賓。康與里。何可同日語也。至興則文固不若賓。康不勝里也。非獨小人然。大人固且然也。今操此者。不務此之興。而急彼之不興。此何異奪裘葛以取溫涼。而取溫涼於獸皮也。木葉也。曰爲其爲古也。惑亦甚矣。噫。木獸之又難能也。今且紫而敗。素矣。繡而爛。纈矣。剪楮矣。織蝥矣。夫論媒者。貴許婚。勸貸者。貴出鏹。貴興也。非較咻於齊楚也。齊語而敗婚。齊語而

脫鏹。何取於齊咻也。舉一焉。今之爲詞而敘吏者。古銜如彼。則今銜必彼也。而敘地者。古名如彼。今名必彼也。其他靡不然。而乃忘其彼之古者。卽我之今也。慕古而反其所以真爲古者。則惑之甚也。雖然之言也。殆爲詞而取興於人心者設也。如詞而徒取興於人口者也。取興於人耳者也。取興於人目者也。而直求溫涼於獸與木也。而以爲古者。則亦莫敞於今矣。何者。悉襲也。悉勦也。悉潦也。一其奴而百其役也。其最下者。又悉朦也。悉則也。悉自雷也。悉求唐子而不

出域也。悉青州之藥丸子也。語之其所合者則欣然。語之其所不合與不知者不笑則訕且怒矣耳。而曰唐矣。語初盛則愕矧其上耳。而曰漢矣。舍有味乎其言之輩數語則澗矧其上。是其諸所爲奴而役者多不踰數葉楮。少不能數十百字而止耳。往往拾唾餘以爲腴。而自以爲養。間從而論其興於心。并其所謂興於耳目口者而忽焉。其若喪夫其弊也如是。則不博也。乃不知其偏也。偏於博也。

論中五

徐文長文集

卷十八

七

明明德三語綱也。八條目二十語目也。三虛也。八實也。三闔也。八開也。三根本也。八枝葉也。三起八也。八結三也。本末二字云者一篇之眼也。何謂眼如人身然。百體相率似膚毛。臣妾輩相似也。至眸子則豁然朗而異。突以警。故作者之精而旨者。瞰是也。文貴眼此也。故詩有詩眼。而禪句中有禪眼。大學首篇人人熟之者也。而文之體要盡是矣。通其故千萬篇一也。首尻與脊也。然而一開一闔者。則又且無定立也。隨其所宜而適也。故凡作者長短不同。此同也。豐瘠不

同此同也。詩與文不同，此同也。自上古之文與詩與今之優之唱而白之賓者不同，此同也。多此者添蛇足也，不及此者斷雀足也，而昧此而妄作者，貂不足也，指畫并攫搏泥而思飽其腹也，將以動衆焉而顧失其謏也。

論中六

姑譬以今吳之畫首英浙之畫首進也，令巧畫者實以英與進也，而名以公與孤必否也，令巧文者實以左與屈而名以左與屈必否也，必趙以孟也，何輕者

徐文長文集

卷十八

八

之不貴，賡而貴，賡者之不輕耶？非此宜賡而彼宜不賡也。古之文也，一今之文也，二文也，一故薦者必文，文者必貴，貴者必尚，而今也實者亡矣，而其尚者尤習也，不得於實而猶希其名，故習貴賡也，實改而名不改也，非今之求文者求文於既貴者之責也，乃今之求文者求文於未貴者之責也，若畫則一而未嘗有改也，今求文於士者亦一而未嘗有改，斯無賡文矣。

論中七

聃也。御寇也。周也。中國之釋也。其於曇也。猶契也。印也。不約而同也。與吾儒並立而爲二。止此矣。他無所謂道也。其卒流而爲養生。聃之徒之爲也。入不測之淵海以學沒而已者。非求以得珠也。至海之半。不期而得珠焉。而後之學沒者。遂遷其學於珠。此養生之說熾而他端者。始蠟興而榛塞之由也。故道之名岐於此。與釋與儒而爲三。而本非三也。二之三。嫡之庶。統之閏也。楚之有昭景也。甲氏也。漢之有陀也。

會稽縣志諸論

徐文長文集

卷十八

九

諸論術工經濟言入典刑與唐宋名家亦略相當

地理總論

余志會稽縣首地書而地之目六曰沿革分野形勝山川物產風俗是也。考之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夫所謂川谷卽地書中之山川也。其曰廣大卽形勝也。曰民生剛柔輕重遲速則風俗之所由也。曰味曰器

曰衣則物產之流也。四物者之受成於地也。亦猶治之於器。劔不可以爲戟。而卮不可以爲壺。工人者亦就其近而稍磨之耳。故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以推移其教。可循其政。可齊而俗與宜。不可易。今夫天下大器也。會稽亦治中之一器也。長是邑者。猶工也。告工以其器。故必先冶。告長以其治。故必先地。或者曰地先而邑之沿革則後。若夫分野則天也。天又先於地。於志而首沿革何也。曰呼馬者呼驪馬。則他馬不得應。徒曰馬。則他馬得應之。今志邑者不首沿革。是呼馬而不呼驪馬也。他邑者且紛起而應之矣。亦何有於分野。

沿革論

余考諸史會稽之爲邑。自隋開皇九年始。則自開皇以前。至於秦史冊中。凡稱會稽者。並郡也。而今之志邑者。往往取郡事以入邑。豈非以會稽之名通乎郡邑。而不深考在何時。則專以名郡在何時。則兼以名邑之過歟。開皇以前。有會稽郡。無會稽邑。而會稽一邑。其時尚分爲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開皇以後。

有會稽郡亦有會稽邑而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始并爲會稽一邑由此推之開皇以前凡史冊中所紀人物有不指其邑漫稱曰會稽者蓋一郡全屬之人悉得而冒之豈直四邑中人哉而今顧欲以未經稱邑之會稽以當之亦悖矣如此又烏取於沿革故余之志會稽也凡有關於邑者悉自肇邑始時隋開皇九年則其時也

分野論

古今志星分者無慮數十家皆以斗牛屬吳越又必

徐文長文集

卷十八

十一

系之曰揚州信矣然以天下之大而有揚州揚州而有吳越吳越而有浙之省浙之省而有郡郡而有會稽一邑其占驗繫於斗牛者不亦鮮耶在春秋吳伐越史墨曰越得歲而伐之必受其凶在漢歲星熒惑太白聚斗牛之間其後孫氏實有江左在晉符堅將入寇石越曰今歲在吳天道不順已而堅果敗在陳叔寶將敗有星孛於牽牛由此推之蓋以緯承經有善測者寸而析之不專於其星而於其辰則會稽之斗牛其祥其災可坐而得也又何鮮之可議耶豫章

人占王氣主臨安。雷煥占劔氣主豐城。而鄭康成之注周禮亦曰州中諸國於星亦有分書。卽是說也。而惜其書亡矣。今所謂清類者。果盡得其旨耶。說者又疑越東南而牛女北宿。夫以數里之山。松生其南而苓生其北。彼枯此枯。彼榮此榮。精通之極也。今玄黃抱負本不相間。人以其所見清濁之景而自間之。黃有盡而玄無窮。如稊之浮一粟於其中。人又以其所處一隅之小。而遂欲定天地之南北。無恠其窒而疑也。僧一行之言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於

徐文長文集

卷十八

三

方隅信矣。

形勝論

夫郡邑之有形勝。豈取於觀游哉。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史稱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推此言也可以知形勝之說矣。會稽東有娥江。北有大海。南有杉木。駢日嶧山。諸嶺之厄。而西界於山陰之隣。封辟之於人。背腹手足之勢完。而水陸之險備矣。地六千頃。丁男六萬人。碁錯其間。無事則耕食。而鑿飲。有事則荷戈。

帶甲以壁於四郊。若向者北東關撇清風以與倭夷相從事。據險以圖擇利而進。則所謂娥江大海諸嶺隣封之未必不爲我增而壯也。審矣。若彼諸所稱佳山水以爲勝者。是觀游之具。非形勝之謂也。已志之山川部中矣。

山川論

紀揚州之山川者在禹貢曰彭蠡曰三河曰震澤而止。在周禮曰會稽曰具區曰三江曰五湖而止。彼州者於天下九之一也。今邑者於天下幾於千之一也。

徐文長文集

卷十八

七

一聖君一賢相。書天下九之一之山川。不滿一尺牘。今之志會稽者。書天下千之一之山川。乃累數十紙而未終。且間有缺曷故哉。秦以前天下之地各屬其封國。則王者制其貢而已耳。不責其數可也。故夏之物於揚州亦止曰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毛羽木而已。周之物於揚州亦止曰金錫竹箭而已。秦以後天下之地一統於京師。惟一統於京師。則王者雖制其貢矣。不責其數不可也。故一毛一鱗之所產。亦必稽於土。登於版。與壤畝等也。而不敢以謾。夫物不責

其數。故山川可略也。可略故紀山川其大如州者不
滿一尺牘。物責其數。故山川不可略也。不可略故紀
山川其小如邑者。累十數紙而未終。且間有缺。

風俗論

老子曰。至治之極。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
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夫以
予觀於古。所摘而列者。諸志語則會稽者。重犯法。勤
儉。重祭祀。文雅而風流。其俗也。顧不安之。而今之所
安者。婚論財。嫁率破家。乃至生女則溺之。父母死不

以戚。乃反高會召客。如慶其所歡事。惑於堪輿家。則
有數十年。暴露其父母而不顧者。民有四耕。耨而誦
其業。絲布其服。魚鹽與稻果。菰而羸蛤其食也。顧不
樂之美之甘之。而今之所樂者。其業在博塞。以爲生。
羣少年日驚於市井。黠佃逋主者之租。又從而駕禍。
以脅之。所甘所美。其在食且服者。窮江之南北。山之
東西。競其綺麗。罄其方之所輸。其多不可以指數。夫
若老子言。隣國可相望。而不相往來。此蓋上古時事。
余亦安敢以望於今之會稽也哉。至如司馬某所稱。

特數十年以前之會稽耳。今不望於上古而望於數十年之前，又革其甚者，於俗若婚之論財，若厚嫁若溺若喪父母而盛宴，與暴露其父母於業，若博若群少若黜佃於服於食，若窮江南北山東西之華靡，噫俗其殆庶幾哉！夫人之身有瘤也，俗亦有瘤，俗之瘤則有丐，丐以戶稱，不知其所始，相傳爲宋罪俘之遺，故擯之名墮民，其內外率習汗賤無賴，四民中居業不得占，彼所業，民亦絕不冒之，四民中所藉，彼不得藉，彼所籍，民亦絕不入，四民中卽所常服，彼亦不

得服，蓋四民向號曰是出於官，特用以別且辱之者也，而藉與業，至於今不亂服，則稍僭而亂矣，丐以民擯已若是甚也，亦競盟其黨以相訟，僥必勝於民，官茲土者知之，則右民，偶不及知，則亦時左民，民耻之，務以所沿之俗聞，必右而後已，於是丐之盟其黨，以求右民者，滋益甚，故曰丐者俗之瘤也，雖然瘤卒自外於常膚，則瘤之也，宜苟瘤者肯自咎曰我今且受藥，且圖自化爲常膚，烏必瘤而決之哉，經不云乎，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丐自言曰宋將焦光瓚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
目之曰墮民回男子每候婚喪家或元旦則羣索
酒食婦則習媒或伴良家新娶嫁又爲婦買便見
竊攘尤善爲流言亂是非間人骨肉○男業捕蛙
賣錫拗竹爲牛頭燈如牛頭樣擎編機扣塑土牛
土偶打夜狐卽逐鬼也女則爲人家拗女髻冠梳
鬚髮爲髻羣走市巷兼就所私○籍曰丐戶卽有產
不得充糧里正長亦禁其學○舊志帽以狗頭狀
裙布以橫不長衫扁其門曰丐

物產論

計然言於范蠡曰知鬪則修備時同則修物二者形
則萬貨之情可得而睹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
此言時之用也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而物之理可
知矣又曰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平糶齊物關市不
乏治國之道也故積貯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
貿易腐敗而食之斯言也越用之以富其家今農之
粟未之幣與物在會稽者不特二三增於計然時已
也然而不免於常歉者豈乏然與蠡其人乎殆非也

古之劑農與末也恒在上。今之劑農與末也恒在下。卽有然與蠡其人將安所用乎。姑舉其一蓋自釀之利一昂而秫者幾十之四。稅者僅十之六。釀日行而炊日阻農者且病農而莫之制也。况得制其末乎。吾故曰雖有然與蠡而無所施者此也。

治書總論

夫有地如會稽則地不改闢而教養之政可施矣。然地非能以自施也。必付之能者曰設官。設官不能以露而出政與民之露而處也。必付之匠曰作邑。自周之有官曰正始以至我明之有官曰知縣而止。其屬凡數十百計。悉官之設也。自居縣之官曰署始以至衛民之居曰烽堠而止。其數凡以九計。悉邑之作也。斯二者因地以爲治也。故統之曰治書。

設官論

余讀柳子封建大約謂上古之時起於有爭而就質。於是刑政漸以生焉。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皆有德者也。死必求其子而封之。此封建之

所由始也。信斯言也。則縣大夫之設。其初且未屬於天子。而民自求有德者。以聽其治。其後既有天子。則天子始求諸有德者。責其治。以加於民。然而自始求之外。子孫嗣其祖。以爲治。未必肖之者。亦多矣。而今之言制者。每每進封建而退郡縣之設。官噫。今所設之官。類皆天子求諸有德。責其治。以加於民。亦猶古初。民自求諸有德。以聽其治之類也。卽有鮮德者。亦不猶古初之後。其子孫嗣以爲治。未必肖其祖之類耶。如此。則凡鮮德者。其爲官之責。而非設官之責也。

作邑論

亦明矣。言制者。又烏得進封建而退郡縣之設。官耶。邑設之官。凡以爲邑也。邑不作。何以爲邑耶。邑之作。必作署。以居官。曰縣之署。作屬署。以居屬之官。曰屬之署。作學署。以居先師之神。若師與徒。曰學之署。而署之寓者。官不隸於邑。土隸於邑。廢者。昔常置官。亦置署。今省官。亦省署。故曰。寓曰廢。疆域以界民。城池以衛坊。以領城之內。里以領城之外。市以貿內。鎮以貿外。津梁以兼濟其內。與外。郵舍以出命於外。入命

於內警以候內烽以候外咸邑之所以爲邑故統之曰作邑

戶書總論

計邑口以料民自軍竈至僧道其類十有七其數六萬有奇計邑畝以料土自田至漢其類七其數七十萬七千有奇而口之役於其上者二曰銀以顧役曰力以自役其人五百八十有九其徃役之所六十有八畝之賦於其上者二曰本色以便輸近曰折色以便輸遠其目七總會之數米五萬二千六百六十二石有奇鈔九千三百四十五貫八百文有奇而茗之貢與諸權之不出於畝水利災祥之不關於賦者不與焉夫是口與畝茗之貢與諸權上資其養於民亦上所以養乎民者也凡養之義類屬戶作戶書戶書者與地書中之物產則關也而物產出乎山川山川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

徭賦論

余聞諸長老云徭賦之法蓋莫善於今之一條鞭矣第慮其不終耳其意大略謂均平之始行也下諸縣

長吏自爲議縣長吏以上方從儉柰何令已獨冒奢之嫌乃忍取其疑於奢者一切裁罷以報而今者每一舉動或承上片檄則往往顧橐匣而局脊掌橐之吏與輔肆之人且愁見及矣至於顧役之繁且苦若倉傳者亦往往直不稱勞莫肯應募故長老相與言曰誠使更派數百金於槩邑不過畝費一毫釐不然行且見千百年之大利坐變矣何者圖蠲丁者將乘其隙而陰壞之也始正統間御史朱英創爲十年一役議當時便之今僅百餘年乃更之如反掌志民瘼者慎毋爲畝惜一毫釐使圖蠲者得乘之以變此良法則幸甚矣則幸甚矣

戶口論

夫口與業相停而養始不病。養不病而後可以責民之馴。今按於籍口六萬二千有奇。不丁不籍者奚啻三倍之。而一邑之田僅四十餘萬畝。富人往往累千至百十等其類而分之。止須數千家而盡有四十餘萬之田矣。合計依田而食與依他業別產而食者僅可令十萬人不饑耳。此外則不沾寸土者尚十餘萬。

人也。然卽令不占於富而并分之土亦不足矣。烏在其爲不病於養哉。旣病其養而欲責其馴加於無恒產而有恒心者則可耳。而若是者能幾何人哉。噫亦窮矣。蘇軾有言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軾之意大約欲輩徙饑寒正令口與業相停也。嗟乎此豈易言者哉。

水利論

夫會稽上承諸流而下迫海其賦入之多寡恒視畜泄之時不故畝者胃也。上流者咽喉也。海者尾閭也。故咽喉治尾閭節則胃和而精不則不矣。咽喉尾閭胃之所由以養者也。余故志水利於徭役之後俾司牧者知所重云。

災異論

夫水利關於畝則列之戶可也。災異於戶曷關哉。夫六氣調風雨和則年穀物繁而齒育不則年凶物耗而天札興。故災異之關於戶彌甚於水利也。然詳於地而略於天又何哉。曰災之見於天者郡則同也。省於天下則同也。若其見乎地則於邑尤切矣。余故特

詳焉噫致災之由，弭災之道，固有任其責者矣。亦不
開其禮書總論以無禮難存，禮難存則禮之喪者一
夫民有養則可教，官若師皆教之之人也，教之之人
與受教之人，必各有以風之而教益振，故宦跡選舉
人物出焉，而若寓賢若貞烈若藝術仙釋皆人物之
類也，故悉隸於人物志。祠祀以追崇其賢有德者也，
志古跡以不忘其賢有德者也，其於人物亦類也，而
繼之以寺觀何耶？寺觀固二氏之賢有德者棲也，亦
聽其徒以祠祀之賢耳，且彼二氏之教與吾聖人之

教迭爲消長者也，吾用是以徵教，故不可得而遺也。
噫，邑而至是亦備矣，而總之不外乎教，凡教之義類
屬禮作禮書禮書者與地中之風俗則關也，而風俗
因乎山川山川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

官師之表無所取取於邑若校之題名記而表之耳
蓋彼之記者遇一官則書曰某遇一師則書曰某不
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故此之表者考一
官則謹書如記曰某考一師則謹書如記曰某亦不

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間有逸於題名而挂於他書者，則謹採而書之，亦如前之不問其人焉。同於題名而已，雖然亦間有遇其人之賢而不得不問，又拘於傳之例而不敢遽入者，則爲稍書數語於其名之下，此爲異於題名云爾。

選舉論

選舉不問其人之何如，遇名則書，與官師同取諸科錄以考，與考於題名記者同。間有書數語於名之下，其例與書數語於官師表之下亦同，故不別論。

祠祀論

邑之有祠，凡以爲年也。彼神之關於年者，邑旣祀之矣。若嶽之鎮，則該一州。禹之功，則在九州。天子之命祀也，而地寓於邑之內，故邑亦得書，凡以爲賢也。彼鬼之關於賢者，邑旣祀之矣。若祀之創於私墓之祭，於其子孫，又非有天子之命祀也，而思係於邑之公，故亦得書於邑。厲又非賢，又非年也，而祀之。且書之何耶？屈平之歌國殤，有曰：身旣死兮，神以靈。鬼鬼毅兮，爲鬼雄。而子產亦曰：匹夫匹婦，其鬼鬼猶能依馮。

於人以爲淫厲。夫殤傷也。厲沴也。矧飽餒於幽澤。枯之義也。豈直年焉已哉。

古蹟論

賢人隱士之所寓。澤繫而風流。能使過者興感。而聞者思齊。載記者挾幽拾落。累冊而書之。則又何恠焉。至若追道上世。遐引眇恠。而古之蹟也。不以荒乎。雖然。長人之骨。肅慎之矢。孔子所不廢於博聞者也。向使適晉者。不能述黃熊。又不知實沈臺駘之所在。則又何以能重鄭。故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非專取於

徐文長文集

卷十八

三

詩矣。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九 大夫驅市人而對彈也猶然

今輸其書卷之公卿大夫

分其外士卒是也卒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當其

策

問韓信破趙用背水陣其言曰置之死地而後

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又曰信非得素拊循士

大夫驅士人而戰故其勢必當置之死地使

人人自爲戰予之生地則走何前日石墩之

戰兵以臨水而大敗近日柯亭之戰兵登听

徐文長文集 卷十九 一

卽舍舟以堅其死又敗將以爲不置之死地

耶則旣以置之死地矣將以爲信之兵練習

嚴法而今日之兵不練習嚴法耶則信又謂

驅市人而使之矣用法同而勝敗異其故何

也

渭謹按韓信傳及高帝紀二年漢兵敗睢水上漢王

依周呂收士卒至三年遂使信下井陘擊趙故當其

令裨將傳餐云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則

信所謂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使戰也誠然

矣。然卒以背水而勝者何也。蓋信之軍非取於陣之背水而已也。觀其誠輕騎扶趙幟而立漢幟也。則亦必誠水上之軍以戰時佯北之故矣。於是水上軍知信之敗也。爲詐而陰寓取勝之計。見幟之立也。果真而益信取勝之驗。辟如舟人已逆睹安流之在前。縣水激湍。祇尋丈耳。致死命於尋丈。則坐享其安流。人孰不竭方以爲之哉。而況乎背水先陣而趙兵後逐。先陣則知水之爲險也。已熟而致死之心牢。後逐則吾之待擊也。豫而應敵之氣暇。是以畏水勝於畏敵。而敵不之知。方以爲畏敵勝於畏水也。而欲擠之使入。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方其走也。戰壁之兵。與水上相合。旣協力而有恃。而大將所在。士又不得不周旋於其間。以是數者。曷爲而不勝。今柯亭之戰也。則不然。賊已入深地。陷澤中。則是賊先背水。知水之爲險也。熟而致死之心牢。而我方渡兵後擊。又妄意其饑疲。而欲以易取。夫渡兵後擊。則方其舍水登岸。意常在於舟船。而若有所援。是處地不先而待擊。不豫也。欲以易取。而突犯其難。則倉卒而無所措。是處地

不先而應敵之氣不暇也是以畏敵勝於畏水而將不之知方且以爲畏水勝於畏敵也而欲劫之使進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當其四面進攻一面近賊之營而三面獨遠既不能參互使齊乃使近賊者一面獨先受敵矣欲三面之不走也得乎兵法曰行列未定可擊涉水半渡可擊今不知賊之爲背水於其先而徒欲使我兵爲背水於其後使得迎而碎之是以兵法之可擊者授之賊矣豈特無拔幟佯北之約試效於前以安衆心而已耶以是數者曷爲而不敗夫

徐文長文集

卷十九

三

兵不能因於敵人之變而徒執已試之法此猶錄古之一方面而欲以療今之百病至於殺人乃卒疑於其方亦不智甚矣且不見夫碁乎徒曰間一而食者砲石也彼已間其一而待矣而此復間其一而乘焉其可乎此泥於間一之說而不知着之有先後也賊之深入也陷澤也非信而信也我之後逐也欲以易取也非趙而趙也碁愚不敏以爲用法同而勝敗異者此也

代雲南策問五首

新意可披

問在昔高皇帝之討元孽於滇也既定而寇且叛者再凡四舉而始得盡臣其人郡縣其地列聖承之在正統間則有孟養之變麓川之變在嘉靖間則有元江之變武定之變未及三十年邇復有緬甸之變矣夫以高皇之威靈神武取中原如拉朽而奄奄胡孽顧隨服而隨叛此猶可委曰踞犬不忘吠堯蟾螂盲蟲不知有車轍耳乃至自我成祖繼統

諸宗迭興庥庇華夷履載無間迨我今上聖明其於懷柔遐裔之德不特媲美祖宗抑亦迥邁千古

赤子黔黎襁褓椎結而彼乃飽乳嚙膚襲頑未已語云驕子諱母此漸不可長也意者在滇諸司當無事時或有取侮之隙及有事時亦鮮禦侮之才又遠在萬里外未及稟受我列聖廟算如高皇時歟不然何文德同而武功之效異也

問兵法有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又曰交地吾將謹其守又曰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由此言之交地者不可不預計者也雲南在貴州西九驛僅一線路通行旅耳自雲南而北以向中州必假道

於貴萬一有鳴吠之梗則懸隔不得通雖間道有二
並犬牙於川久而榛迷交地泯矣生輩生長其鄉傳
之故老豈盡無聞幸舉以相告從滇池而之川以達
中州者爲何府從武定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衛
問自結繩以後至三王五帝三王之書學者窮年不
能析其精設徒讀其文可計月而了也豈周公時作
禮樂諸經初不甚繁秦燔之而漢儒得爭以僞售故
禮書卽有四種况兼其他卽徒讀亦窮年不可了矣
後之以科條舉者在漢時稱明經不及史唐則惟三

史而已故讀者亦尚易精至於今史之多奚啻百倍
而六部等曹之職掌紛如蝟毛科場五策乃盡以責
對於諸經生不特對者拾括以對而問者亦未免拾
括以問是彼我並棄實而矜華也雖多亦奚以爲今
欲於諸生從五經中人占一經如故而於六部諸職
掌中人自量習其所優亦各止占一事自始仕至上
卿不改以他如監之習天文者然苟在德學高等可
備疑丞則另爲一科以儲館閣之養愚欲有之言而
未決也故與諸子商之

問今之吏每授必以遠方者自大使者而下卽握符控方面等往往必參之以任子卽未盡然盡然之者不少矣而雲貴爲甚其他秩五六及秩所未收者非貲以輪而得則老而貢以得及名法輩有所仗而猥以得者也上之人旣以遠而付治於此輩此輩亦以遠以睥睨苟且陰報於上之人以故吏炬益壞而民亦日益不堪其在高甲雋才往往欲試利器甘盤錯易險阻叱羊腸者願以駢任腹腴卧而了治爲閉其所長不得盡恒苦鬱鬱而柄是者未易改故常來衆

徐文長文集

卷十九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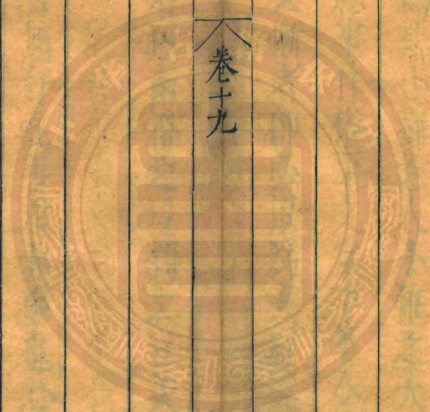
怒也余思有以兩全之十得二三矣諸子幸助其所不及問禹惡在旨酒好在善言非事也心也湯之執中立賢與文之視民望道武之不泄不忘並非事也心也至周公子輿氏乃始約此四心爲四事縱如其言爲四事而已耳何所不合而乃日夜以思耶回之問爲邦夫子告以王者之事樂主韶舞姑未論至曰殷輅周冕則輿人輪人司服者各營之司空春官一小臣各掌之天子與諸臣隨事隨分各服之乘之已耳乃

夏時猶今告朔一歲書也。之三者何用特舉以爲王
佐者告耶。諸生儻亦有疑而思、思而得、得而幸釋我
之疑者乎、謹拭目以俟。

徐文長文集

卷十九

七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九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

人盡謂其平生所著而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十八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序

胡公文集序

柏泉公

涓讀昌黎與馮宿論文書謂已所爲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小稱意人小恠之大稱意卽人必大恠之至於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小慚者人以爲小好大慚者卽必以爲大好蓋始而疑其言其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

一

後涓頗學爲古文詞亦輒稍應事則見其書於手者類不出於其心蓋所謂人以爲好而已慚之者時有焉復歸罪於身之微而勢不可直然考昌黎與馮宿論文時亦旣取科第爲官人矣文之難人知之而應俗之文之難人其知之哉往涓冠時得見今右布政使胡公邊事疏於師季長沙公所蓋讀之累日夜卽仰而歎曰是古晁錯趙充國之流歟恨不得一見其人盡讀其平生所作而併窺其所謂應俗者後十八年公自家起爲浙江按察使按察使持憲尊官也涓

雖欲見不敢而公固偶見渭所爲文於師所賞之令
渭來見乃得盡讀其平生所作而應俗者固十居六
七。大率皆秦漢名家所爲文而其隨事與人而各賦
之直不傷時而婉不失已。求昌黎之所慚而人以爲
好者蓋寡矣。渭更仰而歎曰。有德者之言固如此夫。
蓋渭始謁公時親見公束帶階迎同飲食從容談說
退必導於其衙之門。若不知渭爲一賤士。身爲鉅公
以臨之者。而其所操持則固有千萬人必往之意。以
形於文爲婉與直。皆其理宜也。胡所撓於心而慚一
日。帥謂渭曰。公嘗與余言似欲子敘其集。渭曰。是小
子之志也。請不獲其敢以辭。乃謹因論文而發其志
如此。

葉子肅詩序

識超而言爽

人有學爲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
爲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
鳥之衡哉。今之爲詩者。何以異於是。不出於己之所
自得。而徒竊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則
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

於鳥之爲人言矣。若吾友子肅之詩則不然。其情坦以直。故語無晦。其情散以博。故語無拘。其情多喜而少憂。故語雖苦而能遣其情。好高而耻下。故語雖儉而實豐。蓋所謂出於己之所自得。而不竊於人之所嘗言者也。就其所自得。以論其所自鳴。規其微疵。而約於至純。此則涓之所獻於子肅者也。若曰某篇不似某體。某句不似某人。是烏知子肅者哉。

送李子遂序

感慨中有一段韻折

李君將歸建陽諸同門及涓旣以詩送之請於師長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

三

沙公爲之序而復命涓言於終篇。涓嘗數與君談於禹蹟寺中。君爲予論學誠僞及王伯之辨。至以宋之稱大儒者以爲其言似堯舜。而其行則有管仲之所不爲。漢之稱王佐者人皆許之而已。則必知其爲霸之餘習。其語甚嚴而理扣其所以。摘而對之。蹠如也。至論蒯通讀樂毅傳。輒泣下事。又以爲通有毅之才。志通欲鼎分王韓信。若毅欲大燕。通以信不聽而沮。亦若毅以惠王不悅而奔。反若憫通之掩抑不信而怨之責者。其論古人物甚多。然大約如此。至論今世

人名一時者皆薄弗爲也。夫以君之高明與其素定之見其於古之稱大儒王佐者皆有以持其衡使人骨爽而耳快。顧獨恕一掉舌士。豈不以言王而行伯者固不若行伯而言亦伯者之不欺罔人耶。此君之所以論學誠僞也。亦謂之素有是意而不敢言者也。君真壯男子哉。宜其薄時人不爲也。雖然古之人遠矣。君之評設偶有不中焉。懼其無以自明也。今之人尚在也。君之評縱無所不中焉。適足以自累矣。渭知君之學必爲誠而不爲僞。其事業必爲王而不爲伯。且欲君必求之微而毋發之顯。長沙公旣已導其源。疏其流而渭復敢抱一石以預防其糝米之罅者。蓋欲竊附於責善之道耳。他人誦此將有以渭言或氏之或昂之。君定知其不爾也。

四書繪序

直述所感文自明快

嘉靖辛亥余讀書於錢塘之馬瑞山寺。寺西近岳鄂王祠。兩廡壁畫王出處及征討撫降事。人馬弓旌馳騫伏匿之勢。行營按壘叩首呼歡相問訊之狀。顏色丹青能顯其跡。畫不能顯。輒復略書表敘比之尋史。

冊中語似更明暢且動人其後讀內經氣穴等篇藏
俞府俞之類及諸經絡皆三百六十有五扣其所在
雖百註解不了也行市中買明堂圖四長縈爲脉圓
孔爲穴脉穴名字就記其旁關鍵貫穿向所不了一
覽而得焉四書中語言聖賢之精意也全體似人身
有脉絡孔穴隱藏引帶不出字句而傳註講章轉相
纏說未免牀上壘牀乃感前事始用五色筆繪之卽
其本文統極章段字句凡輕重緩急或相印之處各
有點抹圈鈎旣以色爲號復造形相別色以應色形

以應形形色所不能加乃始隱括數語脉穴之理自
謂庶幾燦然夫繪之與解均屬筌蹄但其異處雖渭
序中不能自表也學士君子觀其繪書幸有以相教
然渭所作繪之意率感於明堂圖

詩說序

代

文長諸文多精論此篇尤其卓犖良

予嘗閱孟德所解孫子十三篇及李衛公與唐太宗
之所談說者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論二人用兵隨
其平日之所說解而以施之於戰爭營守之間其功
反出孫子上以知凡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必

正爲之解。其要在於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已。用吾心之所通。以求書之所未通。雖未盡釋也。辟諸養者。指摩以爲搔。未爲不濟也。用吾心之所未通。以必求書之通。雖盡釋也。辟諸痺者。指搔以爲搔。未爲濟也。夫詩多至三百篇。孔子約其旨。乃曰興而已矣。曰思無邪而已矣。此則未嘗解之也。而其所以寓勸戒。使人感善端而懲逸志者。自藹然溢於言外。至於所解見於魯論。鄒書者。有若淇澳蒸民。裁數語耳。他若棠棣志懷也。而以警遺。巧笑美質也。而以訂禮。

雄雉思君子也。而以激門人之進善。是皆非正解者矣。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頤。凡四十卷。吾取而讀之。其大槩實有得於是。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悉本於經。而不泥於舊聞。是。以其爲說也。卓而專。其成書也。勇而敢。雖古詩人與吾相去數千載之上。諸家所註。無慮數十百計。未可以必知其彼之盡非。而吾之盡是。至論取吾心之通。以適於用。深有得於孔氏之遺者。先生一人而已。夫以孟德與衛公。摘其所述兵家者流耳。有濟於用。而吾猶然取之。矧是書也。詎邪說。

正人心上發先儒所未明。下有裨於後學者哉。吾讀之解頤焉。因爲之刻刻成而請序。遂序之。若其別隱伏刺缺漏。按駁禁持。冒指而賢擢之。雖善避者無所逃。如子唐子所謂古經師不及者。多散見於諸所著述。不獨是書已也。

送通府王公序

代

借景事來摹畫點綴而文最

外物苟有所動其中。非必慕聲利而悅榮華。然後爲吾心之累。雖玩清游曠處。高明而御文采。亦吾心之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

七

累也。今夫建寧非清曠之所。高明之奧。而文采之區乎。其名山巨溪。則有武夷九曲。列仙之所宅。而風人之所寶也。其大賢鴻儒。則有朱蔡游胡魏真之輩。其他支喬。不可勝數。濂洛所不敢輕。而關汾所不能窺也。其圖籍書記。輻輳錯出。坊市以千計。富家大賈。所不能聚。而敏記捷視之人。窮年累月。所不能週也。故凡官建寧者。清心怡神。則必入武夷九曲。訪古問道。則必尋朱蔡諸賢之里。而拜揖徘徊於其間。至於觀覽者。亦必求之於建陽之肆。盈篋笥而後已。以爲是

清曠且高明而文采與聲利榮華遠也。回視其中。能脫然無所動乎。吾未之知矣。余同僚通判上海王君。少年起進士。歷工部郎中。知貴林府。以忤貴人。改令職項。之遷建寧。同知將別。予以赴。予惟世之左遷者。不戚然。憂必矯焉。以喜其遷。而就職也。不傲然。其上。下則必過爲歛抑。強笑語以和人。而君之處此也。若雲之行空。雲俯自來去。而空無所得。視吾之所謂有所動於其中者。何如耶。今之官建寧也。往游武夷。問朱蔡之遺。購書記於肆。以備覽觀。將必異於昔之官建

寧者矣。

代

觀書指使親以歸。其文愈峭直。

府之同知大率以佐其府事。然府中其他諸司各有所專掌。而遂以軍伍之寄歸諸同知。今天下衛所諸伍之中。凡關木索執文書與兵卒。甫至者富人戀家室。則自進其買閒。而冀得速去。其貧若久在伍者。官乃巧投其不便之役。欲使以買已。而日久漸困。不勝其求。輒相率引去。於是軍始有逃者。又故鄉門戶多蕃大而伍之祖孫。或了然不相繼。則又以闕告。大抵

一衛之中。逃與闕常八九。而存者無二三。同知者寬大。則私其民曰。諸逃者是伍之官。毆之也。曰。諸闕者安土樂業。胡一旦而轉徙於千萬里之外也。於是爲之吝恤掩護於勾攝之中。剛斷則詳其軍曰。逃者攝矣。或未攝者容可訪而繫也。闕者勾矣。或未勾者容可借而按核之也。於是爲之搜羅連引於勾攝之外。夫私其民。民未見顯然蒙其惠也。而軍之耗則歸之。詳於軍。軍亦未見顯然增其壯也。而民之病則歸之。同知者處此亦難矣。上海王先生以名進士歷工部

郎大夫奉命董填。摧商於山東江浙之間。其後虜入。又與諸司監督甲冑戰鬪之器。稱材敏芳潔。出知桂林。竟以違忤判紹興。不數月而有建寧同知之命。夫某固以同知紹興得侍先生之後者。方今四郊多壘。額制之軍。旣凋敝如彼。而禪補之法。又兩難如此。且逃闕於伍。尚有盡射其糧。而顧募法典費復加倍。就使罷顧募。勾射糧以盡復其額。誠亦未得銳壯可用之材。補軍之畫。誠不可不講求其善。而其愚未有所得也。先生寬仁剛斷兼舉靡遺。其在中外。旣以聽

聞其廉平，今而又幸親見於同署，其視事建寧之餘處兩難之際，長策遠攬，必有以教我耶。先生之行府中有詞以贈，而予又適署縣事於山陰，遂以縣之故事致私情云。

推府王公序

賦

其婉曲感慨煙波自生

霸州王先生以進士出推紹興三年抱冊而上上而復來來不踰月又復召爲兵部武選主事兵部固多司武選爲大武選固多事襲替比試爲大，大凡襲替之事必稽其祖宗所始遷轉從來追功過相因事例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

十

愈多文書愈積掌者不可了則倚辦於吏吏束人以繁文或活脫而牴牾之較駁其毫毛動逾年歲於是襲者至則先草屨結衣手袖數金望吏門而謁之長跪祈請佯縮其所欲與漸增盈焉不然將好其衣服則所持無有極已又類比試率以馳馬越溝塹發三矢俱中兩人對鎗不避乃爲中否者且遁有減今於溝塹鎗矢中否襲否何如耶官上至都督下迨指揮不問腹心四邊廉靜才賢者或肉生髀至問跨馬而食肉者曾有不腴剝以鬻致者耶其在邊者或敗滅

坐機事計無賴率先關通幸虜小人得虜中回者幸其言語不達譯者虛張恐喝謂虜來且無數時急切用人朝上名而夕坐幄矣當今四郊多壘士氣冰解姑治其標莫重於明賞罰吏持其襲替可以明賞耶寬比試於無事濫陞轉起用於有變可以明罰耶先生三年理郡刑賞罰無所不當威行而恩寓材敏而節堅夫兵刑之大者也班固以是作刑法志而不他著兵乃先生素平刑則何有於兵耶夫襲替比試之奸則先生之專職也往大臣常有言者其經營頗周

悉或亦可采而施行其他則事在職方部諸司上贊公卿下自相協和以采長而棄短則先生亦有責也今朝廷方且重兵故余於先生之行不以送而以告夫亦不忘在郡同事之情也

賈北贈李都使序

代

敍得峭勁

嘉靖丁卯冬朝廷旣生得海酋直其明年正月遂下令盡誅其夷黨之在岑港者時總兵俞公統舟師職分布謂響礁門在馬墓港北爲賊必走之路且近巢而險以屬廣東都指揮李公凡數月兵數十交公

益易賊每乘夜棹巨銃直抵其巢以中賊多死者賊畏不敢出是路乃始爲火舟者三計焚港以走公知亦取數舟置兩竿於其首象齒列乃別出小艇以矢石擊其載火者而用所置竿逆火舟着孺岸焚殆盡賊計益窘其後援者至自日本欲從馬墓入岑港公分二哨且守且擊之俘若溺者率相等賊竟不得入遁走死別嶼中其在岑港者怏怏走柯梅狐蹲鼠伏者又數閱月幸脫走蓋亦墮壞狼籍甚矣夫夷狄與人雖異性而辨死生明利害懲既往而戒將來一也

向使公守馬墓時其智勇或出入下賊舊者不出新者且必入出則愈驕入則愈大若巨魚決破罟任其去留而無一梗之者然則生死孰辨利害孰明又何既往之可懲將來之可戒哉凡人眩小利昧大體至兵則先首功後事機以此律公所得少矣可乎哉適通判吳公與公共事之日久其智與勇若勞苦大約相似比其歸府謀吾言馳贈之且具言公性忠慨廉而有威提戎卒三千人坐百艘中且三年矣無不威且服者始擒滅徐海諸酋暨直等咸預焉而督府方

以水道參將薦於朝其功名蓋不可量云

大洲陶宅戰歸序 敘事中感慨發論意氣悲遠

往昔松江之寇載連歲所擄掠航海而歸其留者尚
千人據陶宅繞水十數折阻狹橋懸岸伏深葦以爲
險會淞福與南畿兩開府合吏士二萬人約諸道並
入時會稽尉吳君言道險而遠須間道察虛實指地
形令人各曉暢乃始逐程逼以進主者不然之兵刻
期入果敗越十日再入又敗然戰時君獨能令兩健
足裸走視賊巢中所望見擁諸兵仗坐屋角上二絳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

三

衣者知其草人也始縱擊賊殺六十人斬十二級復
以身殿他道之敗兵以出其所部七百人無一死者
若其再戰之日則以百餘散走之卒搏勝寇於險以
已所乘馬脫兵備副使悉驅其敗卒使前獨瞋目斷
後側頸顧而走引虛弓射却其所追賊於是兩府始
賞君以百金而恨不早用君之言嗟夫世獨憂無善
言耳然或有言而不能用或能用而不察言之是非
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多在上在上者
冒虛位在下者無實權此事之所以日敝也予嘗追

憶季夏時君獨驅遁賊百人陷臯埠澤中其後府中諸公與之持久余短衣混戰士舟中觀形勢知其必敗乃策戰守二事草既具復投諸匣中嘆曰儒哉儒哉獨無耳目人耶往冬王山人挾策叩轅門論柯亭之勝負如指諸掌無一聽之者其所聽者類皆兒童騃子之見而至瑣極陋之談乃卒取敗而悔矣今事且急府中數召山人與語其不聽山人者固如前而其所聽於他人者又亦如前也於是每拊髀而嘆乃今得聞君之事又拊而嘆曰吳君固縣尉然官也又

數搏賊有明效言且不見用王山人未嘗試戰且一布衣耳其見棄復何惟吳君新安之巨家也以吏入粟尉會稽其爲政慈愛敏斷臨財一毫無苟取至其提兵時乃反出其有以與士卒故士卒樂爲之死而君又多馳射劔槊占星校閱之技數出奇詭之計舍死爲士卒先士又益恃之戰遂有功然雅好結名士居常策馬馳袂首十數過王山人家論時事故山人於其戰歸也謀余言以贈之嗟夫使有善用君者以盡展君之才卽封侯何足道哉

沈氏號篇序

調亦纖媚

吾越有耶溪者帶遶名山號稱佳麗迴洲度渚涵鏡體以長縈散藻澄苔轉風光而輕泛其在前代尤爲巨觀紅渠映隔水之粧紫騶嘶落花之陌鏡湖伊邇蘭渚非遙嘉會不常良辰難待舟移景轉三春才子之游日出煙消幾處漁郎之曲古今所記圖牒攸存邇來居士沈君棲真妙致挽慕前修始羈迹於市廛終寄情於魚鳥眷言邪水尤嗜曲涯轉入一天還迴幾折數聲長笛渺滄浪而自如一棹扁舟入荷花而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

七

不見意將流傳斯景爰授圖工歌詠其由遍徵文士乃於未簡要予微言今晨把玩儼游風景之真他日追陪或預几筵之末

曲序

海樵君詩篇子都侯已刻於粵南至是從子某又取君所爲曲若干首刻而播於里巷藏其副於息柯亭中目曰息柯餘韻從衆好也業已要予發其意於篇端予雖尚未見全篇也而故嘗與海樵君游則固諗其聲矣辟若好琴瑟然其音無所不具其杼之於思

也極其所到怨誹則可以稱小雅好色則可以配國風而其按之於指也遇小雅則聞之者足以怨遇國風則聞之者足以宣而君今已絃解而柱崩矣琴瑟之音杳然雲散風駛而獨留者譜固聞之者之所欲傾耳而起君於松楸之表者也而烏知其不傳哉語曰睹貌相悅入之情也悅則慕慕則鬱鬱而有所宣則情散而事已無所宣或結而疹否則或潛而必行其幽是故聲之者宣之也故觀茲譜者人將以爲登徒子莫如君余獨以爲反登徒子莫如君獨其聲艷耳空同子稱董子崔劇當直繼離騷然則艷者固不妨於騷也噫此豈能人人盡道之哉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

十六

贈禮師序

無論甚明確

而亦香根近於而必

昌黎之文余夙誦好之至其論道則稍疵及攻佛又攻其麤者也余觀其送文暢者謂暢欲聞浮屠之說當就其師而問之不當從吾徒而請從吾徒而請乃羨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而然耳此豈足以攻佛哉大約佛之精有學佛者所不知而吾儒知之吾儒之麤有吾儒自不能全而學佛者反全之者

夫所謂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非吾儒之麤者耶不然將學佛者始祝髮而髡之以爲絕父子菴君臣矣既畜髮而冠之擁笄墮珥忽焉長見女于祿而饗將無所不至謂足以全父子而完君臣踐文物而履事爲之盛耶某師自幼去俗爲僧大善寺中臘若干年衣食飯付應以給初無事於禪講蓋所謂不求佛之精者而心行直平絕去勢利祖其祖而父其父子其子而孫其孫真若俗之倫理然蓋所謂得吾儒之麤者未可以其髡而少之也計臘若干年今總

之得六十某月日其生也其徒名浩者與余夙爲詩酒交來乞余言以壽余惟佛氏論心諸所證悟卽壽命相者悉掃抹之而其告波斯匿王又引見恒河性以覺之云此身變滅之後乃有不變不滅者存此皆彼教中精微之旨師旣無所事事矣而何庸於吾說至吾儒之麤若所謂君臣父子云者則師旣以事矣而又何庸於吾說哉於是合掌作禮而持偈以頌之云爾

古人之詩本乎情。非設以爲之者也。是以有詩而無
詩人。迨於後世。則有詩人矣。乞詩之目多至不可勝
應。而詩之格亦多至不可勝品。然其於詩類皆本無
是情。而設情以爲之。夫設情以爲之者。其趨在於干
詩之名。干詩之名。其勢必至於襲詩之格。而剿其華
詞。審如是。則詩之實亡矣。是之謂有詩人而無詩。有
窮理者起而採之。以爲詞。有限而理無窮。格之華詞
有限而理之生議無窮也。於是其所爲詩。悉出乎理
而主乎議。而性暢者其詞亮。性鬱者其詞沈。理深而

議高者人難知。理通而議平者人易知。夫是兩詩家
者。均之爲俳。然謂彼之有限而此之無窮。則無窮者
信乎在此而不在彼也。肖甫與吾結髮而同師。至十
六七而始分。又六七年而復合。合而復同師也。始同
師時。同學爲干祿文字。旣而分。則同有事於詞家。又
旣而合。則同有事於道。於是肖甫者爲詩始入理而
主議。然其性也鬱。而其所造之理。與所主之議。深而
高。故其爲詩也沈。而爲人所難知。夫兩詩家者。各是
其是。如聚訟。然即使亮而易知。猶不相入也。况沈而

難知乎而余獨私好之。某氏善肖甫亦好之將稍出其藏匣者粹以布而試其果投於人否也。而謀於余。余故略道其所以然。諺有云鼠不容穴銜萁藪也。乃予之評其亦果容於人否耶。

玄抄類摘序

序次雅當

書法亡久矣所傳書法鈎玄及字學新書摘抄猶足系之也。然文多拙缺散亂字多訛讀之茫然欲假以系猶亡也。余故爲分其類去其不要者而稍註其拙正其訛苦無考解者則闕之矣。大約書始執筆執則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

九

運故次運筆運則書書有法也。例則法之條也。法則例之槩也。故次書法例。又次書法書法例。書法功之始也。書功則例與法之終也。故又次書功。功而不已始臻其旨矣。故又次書致書思致之極也。故又次書思。書候思之餘也。故又次書候。而書丹法微矣。附焉。書至此可昧其原乎。故又次書原書至此然後可以評人也。故又次書評。而孫氏書譜大約兼之。故終以

譜

又落筆陰森

自執筆至書功手也。自書致至書丹法心也。書原目也。書評口也。心爲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余玩古人書旨。云有自蛇鬪若舞劍器若擔夫爭道而得者。初不甚解。及觀雷大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然後知向所云蛇鬪等。非點畫字形。乃是運筆。知此則孤蓬自振。驚沙坐飛。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惟壁拆路屋漏痕。折釵股。印泥錐畫沙。乃是點畫形象。然非妙於手運。亦無從臻此。以此知書心手盡之矣。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

三

抄代集小序

無限感愴

古人爲文章。鮮有代人者。蓋能文者。非顯則隱。顯者貴。求之不得。况令其代隱者。高得之無由。亦安能使之代。渭於文。不幸若馬耕耳。而處於不顯不隱之間。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時義。以故業舉得官者。類不爲古文詞。卽有爲之者。而其所以送贈賀啓之禮。乃百倍於古。其勢不得不取諸代。而代者。必士之微。而非隱者也。故於代。可以觀人。可

以考世。

抄小集自序 婉宥

山鷄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刃匿叢篁。伺其過。急斷之。少遲忽。一迴視。則金翠光色盡殞。此豈其靳惜之意。專致通於神。故人不能奪其所愛。而必還之於既去耶。此其於麝抉臍。蛇剖珠。又稍殊異矣。余夙學爲古文詞。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辭而百縻。往來幕中者五年。卒以此無聊。變起閨閣。遂下獄。諸所戀悉捐矣。而猶購錄其餘稿。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

三

於散亡。并所嘗代公若代人者。詩若文。爲篇者若干。蓋所謂死且勿顧。奪其所愛而還之於既去。於孔雀山鷄何異耶。昌黎爲時宰。作賀白龜表詞。近調附。及諫佛骨。則直處地然耳。人其可以槩視哉。故余不掩其所代於公於人者。雖然。自妄羽之而復。自妄尾之。安能保人之必羽之而必尾之耶。誠如是。則吾之購之錄之也。其不見笑於山鷄孔雀也。幾希矣。

刻沛言序

予自嘉靖辛酉以後。文若詩皆爲人所給者。今聊刻之以發一笑。其人不可

求而自歸

者亦爾

景陵丞婁君檢其翁故所簿沛時覽游唱和諸篇及人所贈翁善於政佩印於他縣獎檄於諸大吏以至久而致休以歸文若詩凡數十百篇其大父御史人所贈者又數十篇將付諸鐫而以書屬予客有在座者曰沛君之治沛必善苟未善卽幸得一二言足矣必不能盡買沛人言若此多也然而迹則幾於陳矣且沛簿與沛中天子孰尊簿善治與隆準者提三尺滅暴秦而定天下功孰高今持以付諸梓者侈矣然與大風歌數語孰雄也而今且奚若矣則是集也鐫

不鐫可以坐而定也予曰是或不盡然也今夫以糠粃而視天下則典謨亦陳堯與舜亦不得錮其已去之烈誣其夢以爲覺苟用以砥世則非陳無以鑒也陳之爲用猶燎之於艾也積與半也彌陳而彌善也且吏沛者多矣致言之多莫踰婁君者則少言者不知幾何人無言者不知幾何人言而反是者又不知幾何人也以無言準少言以少言準多言以反是者言準是者言不可以爲吏者砥耶苟砥矣雖陳矣鐫之可也

陸氏譜序

以解頤痛哭起情一轉意足

當漢之興也尉佗以鮫鱷之資涎沫島外當其時不
有陸賈之賢用數語以下之則南海之波幾於沸及
宋之亡也朝廷在樓櫓間矣老嫠抱孤子而泣此與
續息者何異哉而秀夫周旋其間一日尚喘則一日
尚藥夫國之存亡不可定而定于兩公者則如此余
少時嘗渡庾嶺半遊南中卽未至厓山然舟轡之迹
多兩公履舄之所經也每一思之或問遺蹤於故老
至說他及抱帝事未嘗不慨焉以興泫然以淚思起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

三

其人而與之語一以解頤一以痛哭今來訪天目過
富春爲陸邵武君所延醉而宿其廬出其譜乃知君
兩公裔也環鹿山而居生者數十家其歿而墓者封
亦以十數問其來不過二三世中人耳其繁如此不
譜何以令不湮且疎耶予與君言則知君文而有禮
如此矣不覽是又安知其能篤於人倫又如此耶因
起告之曰夫余昨遊南中追念二公之遺而感之如
彼又况親見其子孫若君輩耶且余於兩公路人也
猶感之如彼又况爲其子孫若君輩者耶吾卜之行

且見陸氏有人矣。誠如是，卽君不屬余以譜序，猶當序之。况君果屬予也。

李伯子畫冊序

宛似大蘇

而一覽

李長君嘗畜畫兩本，本數十幅，山水人物羽毛果卉靡不收，其爲品則畫家所稱精神與逸，靡不具。蓋皆兩宋與勝國時國手所爲，而君自遼入京師，所交游益廣，每幅必屬一時能名詩者書之，而予亦濫其中。至是復以序屬余，嘗觀蘇文忠公爲王晉卿作寶繪堂記，多陳書與繪不善畜之者，頗病人。以余觀於雜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

三

組中所載崔伯延每當戰必令僧超用笳吹壯士歌。項羽吟，然後策馬入陣，所向無不捷者。如是則冊中之詩固不足以病君矣。獨於繪則無聞。然魚鳥鶩鶴具載陣法中，而決水千仞，因地制流，又爲孫子形勢篇中至要語。凡茲四者，蓋卽繪家所稱羽毛山水事也。審如是，寧止於不病君，且深有助於君矣。夫爭道鬪蛇，何預於書。聞聲渡水，何預於禪。而一觸卽悟，終身樂之不窮。矧以君之捷敏而遇茲四物爲助於兵家者哉。誠如是也，則君雖作堂以藏之，如晉卿令吾

輩目指而哦品其間以俟君之一觸而悟亦無不可也
贈吳宣府序 摹畫有生韻憤惋沈壯直逼史
當嘉靖乙卯間海上始大用兵兵隸諸大府者特驕
甚偶絳衣襲錦而靴幅幹魁岍多力者三四人入越
鄉把劔袖錐目夔夔以睨過市饗則醉飽繫馬狹斜
則擁紅紫以嬉如入其家之庖室都不與一錢日既
晏知無所怫遂稍侵居人居人聚譁之則走撞縣

門撼丞簿收管居人猶啾啾睨丞簿丞簿畏得禍不
敢動氣與酒益奮尚恣睢街市中不去余方與君罷
講稽山下逢之直前視彼四人者嗔曰酸何知敢視
我直攫乃巾碎之耳余謂君曰市人足恃也盍扶諸
君曰不約易散未可也君歸呼族人於家余歸呼族
人於寓得七八輩余曰可矣君曰不約莫任其害未
可也約族人曰儕等擊擊其下莫擊其上約市人曰
儕等莫擊第喊而聲援遂擊四人者靡不仆幾爛擊
者逞禡其絳錦與靴四人者裸而號乞命君曰悉還

之稽首悔謝。若崩角市者譁而合掌。君答而拊曰：勞矣。稽首稱快。若崩角。顧謂余曰：盍歸乎？余曰：諾。過寓將別，君曰：未也。已令設於寓矣。舉爵以揖，升若次功。級然盡醉而退。翼旦，丞簿若守，並寄謝以言。一日，予把君手謂曰：生平知公操筆而搖頰，誠不知用膽與略。乃如是，君笑曰：使他日試某以兵，亦猶是也。已而君果仕，及今二十有二年，乃始爲。明天子提十萬衆，守數千里亭障，不用其邊幅，直用一言以定虜虜。六年不敢決檻而哮其求食也，特稍稍然搖尾耳。中

朝始翕然以君爲長城。一時勲名無與比伍，余於是益信士磊落奇瑰，赫赫奕奕，垂後世者不定。於素不可以襲於。一時若彼武侯淮陰，並以數言初見其主之時，策天下於几席，非君稽山之一鬪，烏足以倫哉。於是君方以貢成晉兵侍，又以秩滿膺贈與廕，而予適以公招在幕中，感舊而贈以言。言曰：言一日，予徐君景休所註參同契序，極類長公禪喜文字。徐君景休所註參同契存而諸家云亡者，以偶不諒古人著述之體故也。後儒於書句句而訓之，章章而

貼之故經自爲經體而註自爲註體古人則不然其註經也取於明經而已註之之體或不章貼而句訓編而次之之人亦無從章析而句分兼之作述之手韻調不遠古今相隔考問無由指存爲亡轉傳轉信矣景休之註之湮也坐於是景休之註湮而魏公之經亦泯拔景休所以起魏公也諸家言經者欲拔景休而不得甚至欲分四言爲經五言爲註是止馮字數以別唱隨遂起吳儉妄裂亞掇如萬手繅絲不勝其亂好古者尚譎又從而謬序以信之註未及還經

且盡失予覺其然乃取廬陵陳氏所註分章上下久之。一日試挈某篇與某篇相印。一經一註。母子粲然。以逐他篇。莫不畢爾。辟如陸孫東炬先攻一營。遂曉破蜀之法。連營七百里。一旦席卷魏經。徐註既蝕。復明夫長者。貲財記分。衆子帳籍。自別然。當其未分。不特爲衆子。畫餅抑且起衆子。支屬妄擬某物。當得某房。誇示眷戚。註未分經。亦復如是。及至分貲。妄擬俱歇。註分經定。亦復如是。雖然貫穿文義。印字曉人。亦小補耳。若悟真機。字乃無隻。故分經分註。援筆於旣

悟之後則可牽文於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搏控糟粕希不見誚斲輪矣。阜阜冬冬有上無下有西無東貫心於中開戶支窓參之斗蓬一用寄衝王言始終言終於甘始於十兄若問吾心正兔三雙而鷄十雙蒼筤中人敘言

贈嚴宗源序

起語雋永而終篇情事悽然

楚鍾儀繫晉軍庫景公見而問之知其爲楚伶使鼓琴樂之余固能琴今以內難繫樂往悲來往往思一鼓而琴不可得日所與伍者十數邏伺卒與數十罪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

三

夫漆面而叩鼻如又剝然所對者拳桎綆樞諸械所見者白日走羣鼠爭人食所苦者蟣虱移家館吾破縑而已無一琴以娛而有諸苦以助窘是以非甚故舊足無履斯地者而葑之村有嚴君宗源者於余非有平生也乃偕吾故友任君之叔子某始持一豚蹄釭酒脯食飲吾於其地差不苦而且樂之不欲遽去余異之乃數問某某爲余道宗源少時極聰明書一目不更讀而悉記中直父喪始罷去營家事然其爲人眇錢財重意氣孝母而慈子急人患難可紀者凡

數事施予不責負者其人爲誰與誰以彼之履若此固宜其慰我於囚而不去我也予聞而思有以紀其人稍章其行故於其再至也書數言以歸之噫魚相煦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今不能江湖也苟相煦以沫不猶愈於已乎

逃禪集序

錢刑部君號八山雲藏公別號也

以其所觀釋氏之道如首楞嚴所云大約謂色身之外皆已色身之內皆物亦無已與物亦無無已與物其道甚閔眇而難名所謂無欲而無無欲者也若吾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

三

儒以喜怒哀樂爲情則有欲以中其節爲無過不及則無欲者其旨自不相入而今之詆佛者動以吾儒律之甚至於不究其宗祖之要眇而責諸其髡緇之末流則是據今之高冠務干祿之徒而謂堯舜執中以治天下者教之也其可乎其或有好之者則又陰取其精微之說以自用而陽暴其闕漏以附黨於中正謂佛遺人倫非常道將以變天下爲可憂嗟夫吾儒之所謂常道者非以其有欲而中節者乎今有欲者滿天下而求一人之幾於中節不可得也是其於

常道亦甚難矣。况欲求其爲非常之道。如佛氏之無欲而無無欲者。耶。奈之何。憂其變天下也。凡此者。皆稍論其微旨。至其神通應現。廣大奇恠。而不可究詰者。姑不論。夫已茹葷而強餐霞者。以肉食。賭川澤之產。而不知其海之藏。此猶可諉曰。各據其所見也。彼所謂高冠務干祿之徒。其至溷而無比。塊然略無所見者。亦顧呢呢於閔眇而難名之道。又何爲者。耶。此雲藏公之所以逃焉而不能已於言也。

贈婦翁潘公序

以骨肉感切之情發悲愴鬱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

三

埋之氣。譬之聞曉角於寒沙。令人不堪回首。

吾鄉近世嫁娶之俗。浸薄。嫁女者以富厚相高。歸之日。擔負舟載。絡繹於水陸之塗。繡袱冒箱。笥如鱗。往往傾竭其家。而有女者。益始自矜。高閉門拱手。以要重聘。取一第。若被一命。有女雖在襁褓。則受富家子聘。多至五七百金。中家半之。下此者。人輕之。談多不及也。相率以爲常。吾婦翁當庚子時。以名法給事。錦衣敘官。王陽江縣簿。時與外兒童君尚俱在京師。外兄偶爲翁道某日。吾姑母夫徐夔州者。有少子九歲。

能爲舉子文十二三賦雪詞十六擬楊雄解嘲作釋
毀翁曰其人婚否外兄曰未也是歲翁來家乃遂以
長女見許而贅某某釵珥之禮略具而已其後乙巳
某以卜居爲豪無賴所註誤家殆盡居一年復有幃
幕之變某遂辭翁居東城然翁以前二事爲某營治
髮幾爲白而所費金反滿中家聘女之數時某益無
聊甚而未聞理道素矯抗爲不情之廉當辭而就東
城之居也固辭翁不持一物以行又避於求多簡其
形迹至是人始有言於翁者曰凡人擇子壻不爲利

則爲名不爲名則亦多其寒溫虛禮今君之以女與
人也上之旣無利與名乃并其虛禮而亦不得耶翁
曰君所謂利吾所不道也所謂名將謂其屢薦而輒
棄也誠其問學解弛當以爲憂至於校計顯晦非可
令達人聞也今人有熱而疎其親亦有涼而附之者
吾壻方涼其偃伏寡與固不當施於我然壯士之志
也處困者所難豈可詆訾之哉於是言者語塞而退
以某所計翁乃所謂受一命者也使如世俗宜深求
於某而乃反益出其有以周旋其患難某居其家六

七載今自居又六七載矣更新舊浮沈存否之變而翁之敬愛某者如一日某固已難翁之施我矣及聞塞言者之辭乃不謂翁知我顧如是某近見丞簿有材力能幹濟者非不斐然可觀然士或疾讎而民或怨詈之至橫被跌挫無以解某往隨公在陽江見其拔大惡決大機豈直丞簿所不敢爲乃服豸銜命之使亦所觀望而徐圖者又反得士民之權而大吏亦未聞厭其跌宕而不制某始歎曰使在洪武時封侯何足道哉蓋翁本宏材而機智亦出世俗上固宜其知我也某久懷感欲言而未有路會今年以五十壽以二月十三日生辰受親友之賀某始得序言隨衆賓後

覽越篇序

嗚咽之音

余讀蘇文忠公之上書於文潞公也悲焉大約道其當就逮赴獄所著書十亡其七八到黃作易傳論語說恐一旦淪沒不傳又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謂潞公一代偉人也故托之以傳予晚得交上虞葛韜仲景文叔侄間而兩君者位

分去潞公遠甚。而其在諸生中，卓然稱偉人，則略相似於潞公。予今所著以擬文忠，猶兩君與潞公位分也。而所遭患難，則不翅百之故，亦遂取舊所著散亡而僅存者，從獄中托之兩君，而韜仲且遂許以傳而爲之序。最後亦以已所著覽越篇來予讀，而歎曰：是亦豈待我而傳者耶？平居用力於道，既早見而握攬之，停涵既久，一與古今人遇，便引吭而鳴，響溢於據梧扣竹之表，是故識遠而音介，介然肆以雄也。彼且無事於工聲，而世之號爲工聲者，又烏足以闖其藩

哉。然而觀斯篇者，味其言亦可以槩其人之偉矣。余固不可以不序。雖然，皇甫謐序三都足以重左太冲，而陳師錫之序五代史不足以當歐陽永叔，則予雖無序可也。

王山人贈言

中氣之守，夫是後復送難相跌。

宕一偈更有悟景

而潞公且發指以爲

錢氏有子曰某年幾壯而病嘔血一嘔滿鉢而百療不已。王山人某附耳與語，可一刻用三五字訣令坐於一室中，半日而減，不踰月而起，走食飲如故，無何

錢氏子持一鯉造余柿葉堂中問其故則曰將借先生之言以償療也鯉潑潑然躍柿下余嗜焉許以言則告之曰山人曩與子訣用何語錢氏子不對余曰以余所聞殆中氣之守歟凡人勞則氣亂氣亂則風風則波勞甚則風急而波駛或爲逆上靜軀而忘心則風止而波寧上下各循其營如此則守且無事也而何事於中山人嘗謂余言曰我初得是術通督任如蛇鑽泥如蟻尋垤目耳如洗剔錮疾如湯沃雪便謂神仙在股掌間迄今行之可以療病未可以仙若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

三四

仙者乃舍守中而求鼎於外者也余曰舍則似矣求則未然其後數與言終兩年而未決故於贈言也復令錢氏子持往問之儻不免於異同當復我於柿下也爲作偈曰

舍却兩頭守中截只似麻繩打一結若還更向外頭尋便似借鐵來補鐵麻繩打結有時申借鐵補鐵幾時成能將口訣醫紅液却勝阿膠與鬱金

北臺疏草序

代盛太守

曩巡遼草數簡入紹時偶雜隨行書笈中一日與屬

論遼事稍出之偶爲楊會稽攜去既又偶徐山陰至相與謀校於鄉先生某將刻之業已具予移書止之不可得既竣閱成編乃言曰古稱人臣之諫也入而告君退而焚其草予不草之焚愧矣顧不能止人之刻不以薄乎客有在座者曰彼焚草者恐彰君之過也當子巡遼時會王上新極朝廷清明無闕事子所疏特塞垣利害帥臣才不才耳與古彰君過者殊何所諱而焚耶予曰帥臣才不才既疏之而忍暴之耶客曰非是之謂也塞垣之救也辟諸病人而帥

臣辟諸醫其措置也辟諸方餌言救否不核醫之才不才與其方之宜不宜與既核矣而不以遍告於病者之家使再誤試之則病益敗矣子何不忍於暴醫而忍於敗病哉予曰如客言則是編之由也儻亦不廢於擇醫與方者乎遂書客所問答於末簡

雲南武錄序

奮邁沈雄足令壯士色動

余嘗讀唐書南蠻傳永昌西野人之桑取以爲弓不

筋漆而利越賧

音炭夷以賧贖罪曰賧

之西多薦草產善馬至

金鐵銅鉛則在在有之故滇之刀劍矛戟名天下是

習武者之物他蠻莫與爭利也其始蒙舍詔之自玉也雖屬僞然觀其擇鄉兵爲四軍羅苴子戴朱鞮負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又有望苴蠻其馳突如神其師行乃人齎糧斗五升滿二千五百人爲一營其令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是習武之法他蠻莫與爭強也遂以大而驕唐至孽孫異尋牟而敗其於夷夏之權衡可謂不審矣而馬伏波有側之役諸葛武侯有獲之役並履歷經營於爾滇之鄉其權衡不失分寸雖兒童婦女至今神之非

百世習武者之著龜驕秦者之藥石耶而邇者諸生之見收於武也以弓則取材於西野以馬則取駿於越賧以刀戟則取五金於諸產所以運籌而權衡於一心者苟能取師於馬葛兩公是戡定之武也又以是弓以是馬以是劍戟進而取師於我高皇帝之五將軍一舉而定滇者是開創之武也生之鄉人在漢有李恢策蜀漢破劉璋又自請代鄧方又治叛酋定南土及於臨難不忘喪元而段赤城以身飼大蟒所持劍自蟒腹出卒活一鄉人此二豪者亦庶幾殺

身以成仁者之武也於此三者生等將誰取師乎量其力而取之。得其一亦不負今日選生者之意矣。

贈李宣鎮序

議論詳確篇末最爲感動

說兵者謂今獨石迤北孤縣一臂於虜中其初獨石置衛本開平地也開平左四驛接大寧右四驛接獨石彼此有急左右旦夕可相援而開平後乃棄之虜凡橫亘三百里徙衛於獨石有急左右不得相援又西虜寇薊遼必踰獨石循開平棄開平非計也議禮者謂古恒嶽乃在今大同渾源州自五代失河北至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

三七

宋未能混一爲契丹所有故寓祀今真定恒山耳而議者以爲高皇帝逐胡元旣收河北矣乃北嶽亦不改真定而吳人徐侍郎問台人王侍郎讀書札記大閱錄後先出似成祖時北嶽改祀渾源矣然當永樂十六年夏楊金三老奉詔修誌時尚未聞有此說也豈卽誌後乃始改祀耶至問諸鄉里中任趙者往往云趙祠嶽固不廢曩余客上谷欲一往渾源已累糧會約伴爽期而止邇奉公使命意庶幾且了夙逋乃抵徐而病歸矣遣兒走報公隨以言曰公家世

名將軍也。獨石可棄與否是公父子間專職。其籌畫必素。乃渾源嶽祀非專職也。且隣吾意。公固有餘暇。卽隣且必一及之。果真定耶。抑渾源耶。何者。公方鎮也。岳方岳也。方鎮方岳。幽明表裏一也。不近紕於百里之晉之隣。而俾聚訟者遠迷於千里之趙之濫。公得無意乎。

周愍婦集序 婉曲盡意

荀子言人性惡。楊子曰人性善惡混。而吾孟子則曰人性善。凡人之於父子也。姑章於其子之婦也。宜無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

三

不愛也。矧婦而賢且孝者耶。周氏之爲婦可謂賢且孝矣。而爲之姑章者不特不愛之已也。顧離之爲追以死。是集也。哀之者之詞也。吾欲非荀子。何以有周之姑。欲非孟子。何以有周之婦。欲非楊子。何以既有周之婦。復有周之姑。雖然。姑章之離婦也。卒不勝哀婦者之多。則孟子之言性善也。爲勝老子右實而左名。然吾夫子許夷齊以民稱疾沒世而名不稱者。周氏罹實禍於生。而徒獲虛名以死。實禍身苦其毒也。虛名鬼享耳。享不享孰知也。吾欲於二者擇而從之。

不背老子則背孔子雖然等死耳不猶愈於生爲善無以自白也而死蒙惡名者乎吾越人常談沈錦衣之死而將并夷其伯子也適有天幸以免遂謂天真能與善人而詆非司馬氏傳伯夷語然天能活伯子何不能不死錦衣也豈伯子爲善人而錦衣爲不善人耶今試論之錦衣善人耶不善人耶如東海孝婦天能爲旱以白其寃於後乃獨不能別有所爲以免其死於先豈於後也天則優爲旱而於先也天不能他有所爲若爲旱者耶雖然造化吝以名與人爲享

實以生者短而享名於死者長人固嘗借是以寃死者矣則名固果貴於實耶審如是周氏以一死而得茲集之名也果天所獨厚者矣周氏可以瞑矣然世有爲善而名埋匪直埋也而顧蒙以惡如吾前所云者天又將何以處之耶中郎之孝也遇司徒之賢而卒蒙以逆逆曰黨淮陰之忠也遇鄼侯之知不能救且下石焉而卒蒙以逆逆曰劊此與謚鶴以烏者何異耶不聞天有所處也噫使周氏而知此誠可以瞑

予有激於時事病瘵甚若有鬼神憑之者走拔壁柱釘可三寸許貫左耳竅中顛於地撞釘沒耳竅而不知痛逾數旬瘡血逆射日數合無三日不至者越再月以斗計人作蟣蝨形氣斷不屬遍國中醫不效有人言華氏工者客游多傳海上方試令治之卒而愈至則問其餌兩物耳以入竅中血立止乃用聖母散三十服而起因與往來日問方無窮盡自言其愈江湖中竒疾甚多而國人易其工無知之者卽知無召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

四

之者余貧欲爲文以彰之而未暇也則憶曩時與張山人二書其一曰予耳血每至耳中劃劃若驚雷卽逆射成瀑流不可措手以試於諸醫亦罔措手也妄思昔人以強弩射潮尚障東海今若此僕之死自分而越之療亦可知矣晚得一華氏止用二味藥其止效如神其一曰陳勝囚趙王羽執太公其間用計設間百不可脫而卒賴以濟者至瑣之厮養埋名之侯生也事不可忽類如此僕欲用此言表華工以文兄作一詩其人日縮櫛具旋旋而來吾置具於左坐上

坐交筋與食飲心甘焉。毋一毫勉強也。噫。余之贈華氏計無出於此。二書矣。俾越人知之。未可以其工而易之也。因稱之曰海上生。

著郭子序

甚明暢

不厭

而

不

不

邃古之初。天施其氣。地受而化形。人與萬物皆穴土以生。亦若今世父種而母胎之也。種生地上。而諸穴之在地中。凡既嘗生物。如婦之可復胎。與未嘗生物。如女之可新胎者。皆生氣之所在也。生氣所在。其在昔也。卽人物尚能創生。誠使葬者取骨骸以乘此生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

四

氣。卽不能創生。能止其不靈耶。苟靈焉。不福其子孫。而又誰福耶。故骨乘生氣而福及子孫。未可謂盡無是理矣。客曰。邃初生物。地則穴之。今胡不爾。曰。土靜而厚。民則生也。迨於後世。振之洩之。倫之薄之。生之具耗矣。土澹則生物能出也。迨於後世。堅之實之。卽偶有生焉。不能出矣。是故有掘地而得物者也。客曰。邃古初生。胡乳胡脯。及其既也。胡衣以裾。而不速仆。余曰。人穴土中。有竅無泄。一陰一陽。不呼不吸。綿綿息息。不問歲月。必堅且靈。而後破穴以出。如老聃之

垂白而始拆於母腋若此者水火不侵何用衣食迨有胎生漸薄漸綿土處始病木居而顛惟萬物莫不然蓋始麗而終織彼謂空桑孕尹者何異釀酒於露甕稱海上生人者亦何所附麗以與權由斯以談穴生之理灼矣燎焉此非吾之臆說也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廣成子先我而有言然則葬骨者而獲乘夫生氣蓋適得其天孕之故也又安止其靈之不亟而陰之不延

贈張君序

議亦快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

四

經稱鵬之用其將飛也必待海之運其飛也必以怒其徙也必培以九萬里之風而後南而蜩與鳩之決起而上下於榆枋者不過尋丈之間耳乃用是以笑而訾之此知之所以有大小之分也惟年亦然故有齒與螻蛄不知晦朔與春秋矣而冥靈與大椿其爲春秋也或以五百甚或以八千夫以知之大小與年之大小其不相及也如此今也欲舉有限之年以營無窮之知卽使其大而爲鵬也亦何益於年而益於年者必謹一息愛一毛無侵於世而亦無濟於世而

後可若是則龜鶴之不槁與木石之久於塵中亦足矣故養生之家聖人有不盡取者凡以是也而爲曇之說者則曰鵬與鳩與螟其知之大小皆不免於變壞而冥靈與上古之大椿其年之大小皆不免於變壞而其中自有不變不壞者存而後吾之所謂知者蓋無處而不是其所謂年者無所謂始矣而又何有於終噫其說亦可謂宏且妙矣而吾友張君者蚤歲力從事於聖學今也並二氏而並叅之故其當應感之會於倫理巨細之繁日雨下霰集無不默然以裁之冲

然幾於道人皆不足彼獨有餘吾知其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蓋吾嘗聞於射者矣彼的者有常而臂者無定舍有常以殉無定將百發而不一中有一人焉乃橐弓而不射日以寶吾形又有一人焉射而若忘不射而若忘也日以寶吾真及羿之至也則不然其未射也默焉若寶形者其射也超然若寶真者而期不失於鵠用是以終其身雖加青霄之翼洞重兕而貫縣虱無弗裕也若然則二氏之說寧非吾學聖人者之一助耶而又何病於儒向吾所謂不知君者令以

是而擬君意者其庶幾乎誠如是則君之知且幾於鵬矣而其爲年也亦何有於楚之冥靈與大椿耶

常舉代邊帥壽張相公母夫人序無以王母授符發

今上谷論文遂鏗鏘鼓舞

我少師相公趙太夫人當萬曆丙子某月日爲七十有一之生辰其既受造於相公無以爲太夫人壽乃繪王母以進而謹書其意曰南西北於方坤也於府金石也故其珍寶瓌詭之觀有不可以常情測者而後王母之說興焉要之不可以爲據亦不可盡以爲漫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

器

亦猶今太夫人本非常人也其所享之物與其所撫而教之之人不惟舉世之所未識而有舉世之所未聞且見者驟而語之無惟其疑而未必盡信之也然傳王母者又謂黃帝與蚩尤戰不勝母遣使授之以符而後誅蚩尤定天下遂都於涿鹿之野夫涿鹿者今上谷之東其所奉命以從事之所也行壘之暇間常舉授符戰勝事以問諸長老而無有知其然者求之於史則曰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六相者蓋風后力牧歟然則涿鹿之得以都果盡由於王母之符否

耶向者青把二酋之日寇我邊陲也騰躍閃倏不翅
傳所稱蚩尤者吹雲噴霧之暴列聖膺之幾動宵
衣至相公秉鈞而俛首息喙奉質稱臣偃然於馬蹄
駝脊之間至其曳駒蹶而來也卽小有睚眦抱關操
戈之吏猶得揮尺播而鞭笞之凡六年於此矣而某
因得奉以周旋與甲士農晡休養生息居安而預
防其危蓋天下之定悉準於此若是而語人口相公
卽非風后力牧比殆其徒歟其誰曰不然至問其所
從來則相公者孰生之而孰育且教之也然則太夫
人所遣之使與所授之符目侍於軒轅之庭者視王
母又孰漫而孰信耶故某竊常爲之說曰相公二夫
人居楚王母去西方萬里而遙使徒以享而擬諸母
則天下者尚未必其皆信使以相公擬風后輩而以
太夫人之庭訓也信於母之符則天下人未有不信
之者也某誠職上谷知黃帝與母事頗詳而有感於
太夫人之生當有不朽如母者在而匪直以其形之
麤也故獻圖而兼進其說如此

各因馬馬歌矣各因賦不吝也

賦於余其不簡哉
自注曰此賦本雙賦

叔成父仗劍出塞垣拾其先公脫以歸乃復抱書號
闕下取所銜兩虎數狐以甘心始拂衣歸鄉閭駐馬
野棠灑涕報事於先公墓道於是鄉閭稱叔成奇男
子無忝先公既罷復短劍跨一驢將渡江淮而北復
有事京師也來別余於理見余抱楛就學與鼠爭殘
炙蟣虱瑟瑟然宮吾顛館吾破絮成父忽雙涕大叫
曰叔憊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爲余壯之體貌雖孱
囚矣而氣少振也於是作歌以爲別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

四六

八駿圖序

式於古

八駿圖圖文皇戰時所乘馬也戰而馬中矢各有
地曰鄭村壩曰白溝河曰東昌曰夾河曰藁城曰宿
州曰小河曰靈璧馬各有名曰龍駒曰赤兔曰烏兔
曰飛兔曰飛黃曰銀褐曰棗騮曰黃馬抽矢於馬者
各有其人曰都指揮丑丑曰都指揮亞失帖木兒曰
都督童信曰都指揮貓兒曰都督麻子帖木兒曰都
督亦賴冷蠻曰安順侯脫穴赤曰指揮雞兒人之次
各因馬馬之次各因地不吝也

自註曰右序本雙楹
歲抄余嫌其不簡故

特刪去
大半

贈梁尚書公序

代

蘇軾蒼蔚可誦

近時籌邊者謂西虜旣已款塞稱臣曳駒牧以仰乞於中國而地亦聯絡山澗堅堡厚垣列亭鄣以臨之卽處守亦易爲力而東虜者地在在多沙鹵善崩難垣堡不可以亭障而守而虜亦連歲數被創其睚眦睚眦枕戈而臥待釁而竊發無時日歲月之可期然而昨歲者虜傳矢諸酋連衆二十萬將甘心於我而大總制梁公秉節鉞奉天子璽書以兵部尚書兼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

四七

御史大夫實臨其地文武大吏之在薊遼兩鎮亦各以其職奉璽書東玉橫金而聽命者不下數十人公於是策所利令遼師出兵以擊胡而薊則往壁於其地若將乘間以搗其家衆然者而已則提銳卒臨兩壁中據督亢以示左右臂指形禁而勢格之不旬日虜果困解而歸壁遼者乘之遂捷最後襲之復大捷天子知公能會兵部缺尚書遂進公爲兵部尚書而戶部郎大夫與藩臬諸大夫某君輩則所謂各以其職奉璽書而受成於公者也至是來以言屬

予自惟儒生幸把寸管以待事上古所稱毛錐輩耳
烏足以知公雖然固有大幸焉何者易牙者天下之
妙饗也當其主人召客而易牙爲饗其所缺大者鼎
釜無不告矣小者豆俎無不咨矣至於醢醬之瑣辛
酸之微而亦必告且咨焉不亦以瀆乎不告且咨故
巨者舉矣而細者未必周至於易牙自召客也而付
饗以人苟有所缺大者不待咨而細者亦不待告也
故旨甘之必優几筵之備無遺美異他日矣故他人
爲饗勝易牙之自爲饗也昨公在兩鎮易牙饗也今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 哭

贈李長公序

渾雄沈毅集中得意文字

周公之教伯禽也令其辨木葉之俯仰以知父子之
所當然夫木葉之於父子間至不相謀也而周公之
所以教其子與伯禽之所以成其爲子者卒不過此
蓋天下之事無一不成於道敗於不道而道莫要於

孝弟議者不察乎此而謂兵之家尚詭與毅於是率
鹵莽於家庭而僥倖於闔閭一涉孝弟事則見以爲
迂濶鈍遲徒老生耳一切置不講而不知趙括長平
之敗乃由不善用其父書而伯禽卒成淮徐之功則
以其敦信義習禮讓推本所致乃自木葉俯仰中積
累而然非專於費誓旦夕間威以孥僇之效也予從
五年前識今叅戎李長公於燕邸蓋挾其兩弟新破
胡而來也弓刀血尚殷投鞭一語輒竟日氣陵逸不
可控制視天下士無足當之者當其髮未燥時從其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

四九

尊人與匈奴戰大小不下數十首虜功滿上書中今
其齒三十有二矣而始得拜叅將於馬水予適客京
邸馳騎致尺書予從容爲過之予莫論也而幕之中
客長公無不爲結襪而篝袖以供食飲者計諸權賦
得入私藏可數十百金悉蠲以膏黔首令賈願出其
途使卒不艱食一蔬一粟必取諸其家至其視士卒
猶其子士卒之疾苦如疾苦其身死無以葬輒給槥
錢減膳直以充祝飯予見而歎曰孝弟之効其始効
於此歟蓋公家居時侍其尊人寧遠公與母夫人望

色而慄聞聲而長跪以須至今紆金而衷猊矣擁干人從東方來臨別卽輿一語不當卽脫踰而受撻在西方每食必思每語至感動必流涕噫此豈兵家之所謂沾沾於詭與殺者可同日語耶今夫兵猶博也孝弟者其資也勝而成功其采也資高則氣安而必勝資寡則氣不安而必不勝茲予之爲公賀也爲資高也非直爲必勝也資高者何魯伯禽之孝是也賀而必舉魯者何寧遠公始封而有土也

白氏譜序

兩說極真結一二語滑稽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

五

譜興於盛而廢於衰不可以不謹也人富貴則力有餘餘則思及其親喪祭冠婚之行惟恐其族屬往來之不多也當是時豈惟欲聚其親哉卽疎者亦復然故譜作將以多之也衣食不給而流散隨之禮無以自通而名因以湮間有稍自給亦惟恐其干而施聚禮而多費當是時惟恐其不少也故譜廢爲仁人孝子者則不然故譜常興而不廢不幸而一時無其人譜廢矣後一人出焉則復興會稽白氏之先按所譜云出於黃帝於周於秦於楚是並有可考者大抵譜

常談然也至於自關中移會稽自國光始自會稽移宛平自彥中始數傳而至於今余友曰受采字君亮者不過高會以上一二世而止耳遂茫茫至不可考此則非細故矣且君亮常令予傳其祖分宜公今副本中亦不見豈白氏固嘗中衰而泯泯出於予前所云之故耶予家亦有譜其譜之廢興亦復然昨日殺一雞召族中知此者與謀之不兩日而君亮持此本來令序方亦欲與君亮兩相訂印也而君亮乃又紉連搭買馬鞭北矣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

五

亦陶集序

吾友葛公旦氏當其爲生時負竒姿承世學抱三寸管以與一時雋彥校馳駟於上下之間當是時也謂其不欲躡青雲依日月以酬其生平尋遠計於圭組中吾不信也及其一旦有所不嗜乃棄去如敝屣盡收其芒鏗以瀟然於無用之鄉求爲一處士而猶恐其若有聞焉者故往往以淵明自況然而退焉猶若有所不敢也故其集成自題亦止曰亦陶而已人知者許之其不盡知者似亦不盡許也今夫芟蘆之似

竹也。豈校其篠籜而盡同哉。亦取其一節而已矣。人謂淵明所棄令也。公且棄直棄生耳。夫生者寧非致令具耶。抑又豈可以令限生耶。故公且所棄與淵明棄一也。竹與茭蘆一節似似矣。他何知。至於公且詩乃多似少陵。少似陶。然庭堅評陶則又曰。他人爲詩有意於人贊毀。其工拙至陶直寄焉。如此則公且詩又亦似陶。

壽史母序

洵湧壘出文似江河之決

予嘗論水於客孰難易。客曰溪澗難。河海易。何居。客

曰溪澗之水。束以兩厓。齒以白石。廣不踰丈。深不滿尺。鮒不得掉。跋者惟蛭。河海則不然。際天極地。出日入月。萬寶瓊瑰。虬蛟等蟻。取者無窮。用亦不竭。由斯言之。寧不溪澗難而河海易耶。予曰是則然矣。當夫震風鼓天。秋潦不止。一蟻穿穴。百隄爲毀。汎泥洶沙。旬晝未泚。馮夷陽侯。袖手莫計。而溪與澗也。澄湛細流。朗昭玄晷。規矩尺寸。易爲小飭。卽有微播。旋起旋息。當此之時。水之難也。屬之溪澗乎。抑屬之河海乎。其在人也亦然。故卜子夏。田子方。魯仲連。諸人取於

世也少。故自守也恒有餘。故鮮所疵類。孟嘗春申平原信陵用於物也弘。故其於檢也常若有所不及。苟及焉則非情矣。故人得而指其瑕。其於女子婦人也亦然。故陶侃之母貧約無他營也。截髮剝藻以易其供。以給其秣茹。藜食荼事非有多於訓其子也。故曰易。巴寡婦清之以一發也。而馭萬鎰。奴千指。乃無有溢德。致禮萬乘。故曰難。其在今也亦然。史恭人之偶少卿公也。少卿之績比隆四君。宜其溢且瑕也。而恭人居其內。天下之賢少卿。自存至亡。無或異口。其勗

孤之遺久而後司隸於朝也。恭人居其上。天下之賢司隸。自髻至胄。無或異口。故史氏之先。貞女稱烈。猶澗之有沚也。故曰易也。恭人檢約而無溢德。猶海之絕瀾也。故曰難也。其於壽也亦然。他人寡應而慮省。皓首也。而耳與目猶聰明。手足無所苦易也。恭人日酬百月。酬千歲。酬者千而十。今年若干矣。而猶耳目聰明。手足無所苦難也。難固足賀也。亦因是以知其長也。

始吾與子錫子文輩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曰子儀者暨兩弟竝來就予家塾稍後而子錫子文乃與子同挾策而翔竝髻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襴褸一趨而到門蓋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衢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蹴踏也而子與二張卽髻占對屬文稍稍驚座客名一時誤起郡中而太君者與其太公竝拊而憐愛之至則啖以糗粿餽餽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爲櫛沐綻則爲針紉澣熨不憚細瑣而閫固將軍也備戎

物或弄劍槊拾而引弓相與牽樞馬不轡而馳且射衛墀道中超臺級至墮跌損壞而母終愛之不色慍亦不甚禁詬兩兒子意若期以濶遠不屑屑事兒女束箝者數十年來二張者薄俗學爲詩人四方知之賓至盈座吟嘯酒盞間無虛夜而予顧逡巡庠序中庶幾一飛而屢墜旣乃觸網咎謝去其巾衫益一意於頽放時時復從二張游而太君益爲治俎脯釀黍稷教飭諸婦母違夫子意人或問之太君曰顧人家於人倫天理中母大虧欠耳至富貴會有盡時兩兒

子若其交儕輩中所馳宜不與彼校短長也噫鳴鳩稱君子之壽不以其用心專一耶太君數十年中視其子與吾輩如一日子與吾輩所履有不同而太君者自小時啖果餌以來至今爲治俎脯之日無不同故太君者當其被戴笄珥則女婦儔也及問其中則鳴鳩之君子意者其莫過矣此不可以卜太君之短耶及是太君年八十矣交太君之子輩令渭操筆以頌其唯唯已則頌曰某誠自棄不能如淮陰釣徒持千金以報漂母飯天如有意於吾輩其令吾輩更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

五十五

頌太君如今日者四十年以少報太君啖果餌治俎脯與釀之德也

贈沈母序

古雋篇末殊可慨

沈母太君俞者沈伯子之母也太君歸沈甫二十五而寡有姑嘗嬰病太君至糜股以療之得不死然貧不給於藥與饗太君乃用針杼以給終其姑之身母缺養有孤是爲伯子時方在襁而今者娶婦有子若女且孫矣伯子又知書能操筆而比於分隸行卓卓爲鄉人表夫若是是孤與子皆齊也而太君則爲茶

也與蓼也者計二十有五年以至於今太君蓋年六十有六。是太君之爲茶與蓼也者亦六十有六年矣。而始得督撫洎按察徐朱兩公者檄有司旌其門伯子與余友也。且曩也有德於予而太君當子過伯子時往往滌器割牲出俎脯罄其甕卣燈脂涸漏盡矣。而猶令伯子把予袂或匿其中履若是者太君蓋不以予無益於伯子也。今其旌也予不可以無賀。蓋予居常謂風世事卽不可輒得於有司苟有逸賢野史爲之書數字於觚槩間亦足以信後。昨訂縣誌遇貞女孝婦爲予所知者衆人乃謂未有旌門表坊舉扼不使便書其有表且旌而爲予所未知者則衆迫以書不復候校按否者往往遭訛罵不巳。由此觀之人固不可以無實至於實之名否則其權不在管臺而在組綬也的然矣。夫然則此舉也予安得不喜而爲太君賀哉。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一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跋

一 題書文長短幅最澹逸才雋手滑有晉人風韻宋
公圖畫人理味

新建公少年書董子命題其後

重其人宜無所不重也。况書乎。重其書宜無所不重也。况早年力完之書乎。重其力完宜無所不重也。况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一

一

題乎。董君某得新建公早年書。願以題命我。

書石梁鴈宕圖後

台宕之間自有知以來。便馳神於彼。苦不得往。得見於圖譜中。如說梅子一邊生津。一邊生渴。不如直啜一甌苦茗。乃始沁然。今日觀此卷畫圖。斧削刀裁。描青抹綠。幾若真物。比於往日圖譜彷彿依稀者。大相懸絕。雖比苦茗尚覺不同。亦似掬水到口。畧降心火。老夫看取世間遠近真假。有許多種別。不知他日支杖大小龍湫。更作何觀。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而公益平正合觀。余觀梅花道人畫竹如羣鳳爲鶴所掠翎羽騰閃稍振變滅之詭。雖鳳亦不得而知而評者或謂其贗豈理也哉。

書畫後

仙人以道勝。女婦以貌勝。有人觀神仙於畫中則與一遇之。及果遇之道未嘗不道也。而人曰此非道也。如昌黎之於其從子。雖至親而猶不得相信。觀女婦於畫中則與一遇之。及果遇之貌未嘗貌也。而人曰此貌也。如登徒之於其妻。雖至陋而猶不以爲媿。是於道也抑何苛。而於貌也抑何恕耶。予偶觀此於某君館。令書故書之如此。爲昧者言耳。某君信道於早。而予讐貌於晚。不煩風與警。觀者當自得之。

書茆氏石刻

金華朱先生之重也以道。卒用於學士也以文。世珍其書。謂多由此。然即使不道不文。書亦自珍也。豐考功晚痺而跌株。連臂腕於書不無少妨。而歸安茆君康伯購而簡刻者。乃並是兩公盛年五合時物。其寄

我以題雖非其人然殊快一飽語云匪跣逐曷鞞肉
送畫於寺書其左

右梵景乃塞僧所贈相傳為李伯時筆細閱之信非
伯時不能也題於上方者曰西河溥當亦非俗髡但
不省為何代人惜其手書亡矣代書者稍習文待詔
體亦不俗今以歸華嚴寺清公之徒曰某供養之如
蘇長公舍四板菩薩例噫亦都安哉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蹟

予夙慕大蘇公書然閱覽止從金石本耳鮮得其蹟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一

馬子某博古而獲此予始幸一見之必欲定其真贋
者則取公之贊維摩中語而答之曰若云此畫無實
相毗耶城中亦非實

書米南宮墨蹟

閩南宮書多矣瀟散爽逸無過此帖辟之朔漠萬馬
驪騮獨先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世好趙書女取其媚也責以古服勁裝可乎蓋帝曹
王孫裘馬輕纖足稱其人矣他書率然而道德經為

尤媚。然可以爲稿澁頑麤。如世所稱枯柴蒸餅者之藥。

書夏珪山水卷

觀夏珪此畫。蒼潔曠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在意會而已。

書李北海帖

李北海此帖。遇難布處。字字侵讓。互用位置之法。獨高於人。世謂集賢師之亦得其皮耳。蓋詳於肉而畧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一

四

於骨。辟如折枝海棠。不連鐵榦。添粧則可。生意却虧。書陳山人九臯氏三卉後

陶者間有變。則爲奇品。更欲效之。則盡薪竭鈞而不可復。予見山人卉多矣。曩在日遺予者。不下十數紙。皆不及此三品之佳。滄然而雲瑩。然而雨泫。泫然而露也。殆所謂陶之變耶。令人舍筆而外。盡其神韻。

書八淵明卷後

覽淵明貌不能灼知其爲誰。然灼知其爲妙品也。往在京邸。見顧愷之粉本。曰斷琴者。殆類是。蓋晉時顧

陸輩筆精勻圓勁淨本古篆書家象形意其後爲張僧繇闢立本最後乃有吳道子李伯時卽稍變猶知宗之。迨草書盛行。乃始有寫意畫。又一變也。卷中貌凡八人而八猶一。如取諸影。僮僕策杖。亦靡不歷歷可相印。其不苟如此。可以想見其人矣。

書沈徵君周畫

世傳沈徵君畫多寫意。而草草者倍佳。如此卷者乃其一也。然予少客吳中。見其所爲淵明對客彈阮兩人軀。高可二尺許。數古木亂雲靄中。其高再倍之。作細描秀潤。絕類趙文敏。杜懼男比。又見姑蘇八景卷。精緻入絲毫。而人眇小止一豆。惟工如此。此草者之所以益妙也。不然將善趨而不善走。有是理乎。

書謝叟時臣淵明卷爲葛公巨

吳中畫多惜墨。謝老用墨頗侈。其鄉訝之。觀場而矮者相附和。十幾八九。不知畫病不病。不在墨重與輕。在生動與不生動耳。飛燕玉環。纖穠縣絕。使兩王易地。絕不相入。今妙於鑒者。從旁睨之。皆不妨於傾國。古人論書已如此矣。矧畫乎。謝老嘗至越。最後至杭。

遺子素可四五並爽甚一去而絕筆矣今復見此能無慨然

書朱太僕十七帖

予少時似聞學使者蕭公言兀术括南中寶物裝數舟載以去卒沈於河而十七帖石數片在其中至是石起於瀋河者卽此本也滿刺人能辨寶术虜耳舍馬上物宜無知而顧亦識此旣又不隨以往也此亦真神物矣哉然斯言也蕭亦得於傳聞未必然也予又見吳中晚刻別本引言謂勝此亦未必然也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一

六

又跋於後

昨過人家圃榭中見珍花異果繡地叅天而野藤刺蔓交憂其間顧問主人曰何得濫放此輩主人曰然去此亦不成圃也予拙於書朱使君令予首尾是帖意或近是說耶

跋書卷尾

沈徵君啓南畫大約如伯陽初生便堪几杖是謂稚中藏老又如謝道媪雖是夫人却有林下風韻是謂秀中現雅而大蘇評靖節詩亦云由腴而造平淡辟

食石蜜。中邊皆甜。因知評別啓南如此則真。不如此則贗。而此卷者固已如此矣。誣以贗得乎。董丈某老骨董也。高直收之。詎墮誤賞。報夫問山門又亦為其骨董。董丈堯章一日持二卷命書其一。沈徵君畫其一。祝京兆希哲行書鉗其尾。以余試而祝此書稍謹。欽奉放不折校。余久乃得之。曰凡物神者則善變。此祝京兆變也。他人烏能辨。丈弛其尾。坐客大笑。

大蘇所書金剛經石刻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一

七

論書者云多似其人。蘇文忠人逸也。而書則莊。文忠書法顏。至比杜少陵之詩。昌黎之文。吳道子之畫。蓋顏之書。卽莊亦未嘗不逸也。金剛楞伽二經並達磨首舉以付學人者。而文忠並兩書之。金剛此帖是也。楞伽以付金山參寥。余過金山問文忠玉帶所傳鎮山門者。亦爲頑僧質錢充口腹矣。况經乎。儻得如此帖摹勒傳人間亦幸也。惜過時失問。

讀餘生子傳

上虞葛子景文者。一日方晏集息。忽絕。旣而忽生。因

目其生爲餘也。號餘生子，自爲傳號餘生子。傳子取而讀之，曰：異哉！生之餘也。天其獨厚於葛子乎？楚之南有秦氏屯氏者，均畜萬金，一夕均燬於火，幾乞矣。幸而均取於火，又均得其餘。其一人善畜之以好施，而崇福；其一人不善畜之以忤時而賈禍，則餘者不如無餘者之爲愈也。曩吾見葛子於其寓，有道人也，其後絕而復甦也，遂訪余於理，視曩所見，蓋益進於道矣。其於其傳中已所云朝聞夕死，蓋允蹈之者，故其處也恒安，其善用其餘生以崇福，若所謂秦氏者歟。前年逆有陰變起而九自殺，死與葛子同也。幸而九不死，生與葛子同也。顧蹶蹶然置身於理，是進道與葛子異也。故其處也恒危，其不善用其餘生以賈禍，若所謂屯氏者歟。一禍之一福之，謂餘生獨厚於葛子可也。然一進於道，一不進於道，謂餘生獨厚於葛子不可也。

書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蹟

古人論右軍以書掩其人，新建先生乃不然，以人掩其書。今覩茲墨蹟，非不翩翩然鳳翥而龍蟠也。使其

人少亞於書則書且傳矣而今重其人不翅於鑑稱其書僅得於銖書之遇不遇固如此哉然而猶得號於人曰此新建王先生書也亦幸矣馬君博古君子也哀先生之書如此其多將重先生之書耶抑重先生之人耶

書吳子所藏畫

閱吳子所藏紅梅雙鵲畫當是倪元鎮筆而名姓印章則並至王元章豈當時倪適王所戲成此而遂用其章耶近世有人傳虞世南草書大徑五六寸絕不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一

九

類世南其所書詩又是李白杜甫所作去世南生時遠甚而其印文十字乃是華蓋殿大學士虞世南書夫唐時何嘗有此殿名又何嘗有此官又印內文從來何嘗有結一書字者並大可笑也此蓋本朝夏閣老言書耳夏老固亦號能書然比於世南奚翅醜婦效西子顰若元鎮之效元章則南威偶效西子也閱畫時適人以夏書來評并記之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爲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

寸而合。豈真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已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閱茲本。雖不能必知其爲何人。然窺其露已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併其鬚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書紅眼公傳

志有之。水柔人狎而玩之。火烈人望而畏之。稽諸吾鄉人。水蹈江涉濤以求沒者。子於親往往有之。無待於丈夫而後能也。若所謂娥者。蓋屢著矣。至於眇鬱攸輕燎原與祝融回祿爭雄捷以破其圍而出其所。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一

十

怙所灼者。雖曰僅兩瞳子。睚耳而癢痕烈然爲朱孔揚。是以紅眼公名聞於世。此與蹈水者奚可同日道哉。紅眼之後世趙君煉者。子家世親也。爲予道其事。因得柳君所爲傳觀之。而敬書其後。是日也。予感忠孝節廉事而有醜於賊臣。背子垢婦人也。目光閃閃若曙星。不啻晉人所云在牛背上者。抑不知眼之紅於翁曩昔何如耶。

書新建公二序手稿

曹操書余未及見。而文公謂放之。公書天風海濤乃

近元常元常魏人蓋操亦放之耶曩歛人持文公箋
學庸稿本來相質特似今所見新建公送兩府官序
稿大約俱草草而二大儒之爲儒則同故書法亦暗
合耶兩序稿點竄不數字而世相傳溫公通鑑稿本
多真書點竄亦僅僅兩公端慎殆亦暗合耶送劉府
者自舉爵以後送費府者自橘踰以後大是警策而
今全集中並逸知所逸者不少矣

跋司馬公草書

司馬伯通先生弘正間材傑也其草書倣聖母帖聖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一

十一

母帖卽懷素上人書而聖母別是一家司馬書與張
南安東海翁書皆宗聖母帖也聖母帖有蝸牛及老
科斗脚肥者及縫衣匠剪子者皆是法未可以微疵
而短其醇伯通仕業亦豪俊其詩多清豁罷官書門
榜云獨呼明月常倍醉不負青天早放閒人至今誦
之

趙文敏墨蹟洛神賦

古人論真行與篆隸辨圓方者微有不同真行始於
動中以靜終以媚媚者蓋鋒稍溢由其名曰姿態鋒

太藏則媚隱。太正則媚藏而不悅。故大蘇寬之以側筆取研之說。趙文敏師李北海淨均也。媚則趙勝李。動則李勝趙。夫子建見甄氏而深悅之。媚勝也。後人未見甄氏。讀子建賦無不深悅之者。賦之媚亦勝也。

書草玄堂稿後

始女子之來嫁於壻家也。朱之粉之倩之顰之步不敢越裾語不敢見齒。不如是則以爲非女子之態也。迨數十年。長子孫而近媪姥。於是黜朱粉。罷倩顰。橫步之所加。莫非問耕織於奴婢。橫口之所語。莫非呼

雞豕於園槽。甚至齟齬而笑蓬首。而搔蓋回視向之。所謂態者。真赧然以爲粧綴取憐。矯真飾僞之物。而娣奴者。猶望其窈窕。窈窕。窈窕。嬰也。不亦可嘆也哉。渭之學爲詩也。矜於昔而頹且放於今也。頗有類於是。其爲娣奴晒也多矣。今校酈君之詩而恍然契。肅然歛容焉。蓋真得先我而老之娣奴矣。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一 志華一 賦詩與謝詩異

野魚藏音圖贊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觀音大士贊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諸贊趣味依稀處直逼長公 豈致觀不辨

觀音大士贊

一觀音法而有二評法華他機楞嚴自行溫陵孤山
又備兩經真者有兩畫者亦然一似道子一似龍眠
合兩為一妙哉俞子之管

徐文長文集

卷二上

白描觀音大士贊

大士觀音道以耳入卅二其相化門非一而此貌師
繪不着色似吳道子取石以勒

題大士圖

介亭要子畫蓮葉
觀音途偈其上

萬里波濤琉璃拍天蝦鬚魚鬣鱷尾蜃涎靡不照澈
如鏡照鈿儼此大士筏彼海蓮一塵不動而百魅伏
跽問何以故曰吾不用何以而亦莫知其然

提魚觀音圖贊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潑刺潑刺婀娜婀娜金剛法華一棍打破瞞得馬郎

購不得我。水亦對。其。年。生。意。不。銷。飯。觀。其。美。

折蘆達磨贊

片蘆長江。隻鞋葱領。弄此伎倆。作傀儡影。我諦思之。必傳者訛。麻姑被晒。擲米成砂。是亦。其。謂。其。難。也。

伏虎畫贊

我觀伏虎。曲蟠以枕。諸繪眺視。茲獨以寢。秘威如待。不覺愈猛。裴旻遇之。應手弓落。李廣夜行。蓋冰以却。

書瀘水羅漢畫贊

諸江河水。若彼微蟲。爲有性命。爲無性命。爲俱有性。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三

二

命爲俱無性命。若俱有者。蟲既應生。水何獨受烹煎。燒煮諸苦。毒楚若俱無者。水既應烹。亦應煮蟲。云何瀘蟲煮水。作是分別。若謂蟲則含靈。水無知覺。諦觀五物。蟲體泳游。水含流性。得躍爲蟲。付流卽水。覺與不覺。有何差別。辟如有人。發心愛惜。象馬牛羊。不忍宰殺。而於螻魚蝦蚌。妄加解剝。或亦於諸蝦魚螻蚌。心生愛惜。於彼草木。斬刈無遺。彼諸有物。大小動植。體則不同。所含生性。等無有二。云何殺彼舍此。起分別心。瀘蟲煮水。亦復如是。弟子迷惑。不能通曉。是義。

惟大羅漢正坐諦觀作何解說宣豁迷悶弟子徐渭
合掌禮拜而作是語

蓮葉大士贊

謂船是紙梢公是鐵梢公尚然况大菩薩

東方朔竊桃圖贊

竊攘匪污諧射相角無所不可道在戲謔

純陽子圖贊

世所傳純陽翁象皆本其傳中所載記者人

望而識之也是圖與世所傳者特異相沿謂

翁於近世示現人間其狀貌若此故人得按
而圖之說紛紛不一中軍陳侯雅尚道術既
喜得斯圖於其友人遂令予贊之

昔圖若彼今圖若此昔耶今耶一純陽子凡涉有形
如露泡電以顏色求終不可見知彼亦凡即知我仙
勿謂學人此語墮禪

梓潼像贊

伏惟帝君三十餘化生民之初一十七世爲士大夫
當帝爲星神在翼張棲帝於蜀神在岷江寫帝於縑

神在丹青遍諸沙界無非帝所忠孝文武靡禱不許
矧茲桂籙如海一粟豈舍此雋良而以與孰

又

帝君生當周之紀身士大夫十七世自茲以往生知
幾人間萬事靡不理柄司文章其一耳我昔聞之古
所謂文非筆墨子經史懷柔萬民德遐邇帝君作吏
文德丕翩然騎龍馭箕尾人傳文章帝君事辟如大
海一滴水爲龍爲神宵夢裡素騾御攬暗龔子如此
之云俱幻詭馬君供帝姚子繪鄙也作贊幾於戲帝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三

四

君之事亦眇昧陰陽兩言是真諦

三教圖贊

三公伊何宣尼聃曇謂其旨趣轅北舟南以予觀之
如首脊尾應時設教圓通不泥誰爲繪此三公一堂
大海成冰一滴四方

四老圖贊

乘者鹿羊牛也而非車馬蒼頭奔奔然者有昂然之
氣也而不稱平野四老者之偉而髯也或以爲商顏
采芝之輩鴻飛冥冥矣而胡爲乎淺水平山將舍郊

而入郭等少年之游冶。抑以爲應孝惠之招矣而未見馳漢廷之使者。安得起留侯於九原而辨其玉之與瓦。

四仙圖贊

色身不全。謂非法器。此虛言耳。神光斷臂。鐵拐

又

是宜上昇爲神仙祖。無罣礙心。是活子午。鍾離權

又

遍遊人間。翁嘗見人。人不見翁。索翁以形。呂嵒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三

又

當其騎驢。不免尋覓。今其下驢。欲覓何物。張果

高皇帝像贊

上之巖也。天高以覆耶。下之豐也。地載以厚耶。掃孽胡而握漢統。維斯之與味耶。眉采耶。目河耶。唐與虞之後耶。氏以朱耶。金天氏之胄耶。是爲我 聖祖高皇帝之面耶。部耶。

一品三公圖贊

漢官博執取金吾。烏示法戒。遲師授以棗。古人托喻。

似拙而巧。誰爲繪此一品三公。揆厥所喻。意與古同。君子得之。允爲吉徵。

嗚教出所藏郭畫一叟持玄物類石方長數寸。開口語又所携竹筐中植一小旛置道旁。一叟聽其語執冊肘若却避然令贊之。

初觀二叟爲默爲語似有所授。及諦觀之。默然以墮。有物在手。體玄守黑。曰此真詮爲天地母。是宜聽者。委其陳。編驚却其肘。樹表於筐。如賈用售。則不可究。自書小像贊。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一

六

吾生而肥。弱冠而羸。不勝衣。既立而復漸以肥。乃至於若斯圖之痲痺也。蓋年以歷。於知非。然則今日之癡癡。安知其不復羸羸。以庶幾於山澤之癯耶。而人又安得執斯圖以刻舟而守株。噫。龍耶。豬耶。鶴耶。鳧耶。蝶栩栩耶。周濂濂耶。疇知其初耶。

又

以千工手。鑄一佛貌。泥範出冶。競誇已肖。付萬目觀。自有殊照。評亦隨之。與工同調。貌予多矣。歷知非年。工者目者。評者如前。偶見在側。令師貌之。貌兒頗肖。

父肖可知。今肥昔癯。人謂癯勝。冶氏增銅器。敢不聽。
商大公子像贊

公子爲誰。特專葩經雅志。林壑築室。土城授鄙。以記刻之。貞珉當始。弱冠面白鬢青久矣。未面瞻圖之形。頰須竹朗。頰姿玉晶。觀其所養。占其所成。

余東白贊

古濠劉公來牧我邑。授簡試予。子年十一。試予何所。余翁之宅。公侯大吏。借館於予。予訟亡奴。執狀以須。當斯之時。東白未生。計東白世。乃翁之孫。翁旣徂矣。公亦仆矣。犬馬踰耄。倏且枯矣。東白都矣。令譽敷矣。自越而西。聞東吳矣。植桐與焦。隨寓居矣。此君一日。何可無矣。懿哉東白。寧非夫矣。言念劉公。館公閣矣。屈指其歲。六十餘矣。贊圖而起。擲筆嗟矣。

宗侄像贊

色如芙蕖。兼兼頗鬚。入市而歸。投果滿車。四十如此。三十當何如。

又

此爲五十。須不可數。歸鴈夕霞。芙蓉秋浦。

又

六十之年。去五十近。相睽幾何。至不可認。矧再十齡。胡驀逢而不誰。何以問。

婁叟像贊

數年之前。令我書貌。頃復令書。覺微倍老。書儻再三。老應更倍。願叟百年。屢書屢繪。

吳君像贊

雙輔承顙。有物朗匝。笑語之間。林竹振頰。圖且改觀。况覩其真。未見有此美髭矣。而不樹勳名。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三

八

郁君小像贊

面天黥者

瓜。匏。白。肥。但。可。淹。沮。松。柏。多。鱗。乃。中。梁。柱。相。君。之。貌。安。得。不。去。彼。而。取。此。

書馬策之像贊

清嘯玄談。惟顙是助。辟彼林竹。風生而竅怒。風歇竹凝。倏然其止。肅然其理。良亦有斐然則靜且默也。未嘗不宜於顙也。

范子小像贊

范家駒日千里。卜新居近其止。贈我雙魚尺。羸咫。

王子小像贊

相君之肥飽德於中所以不願人之膏粱古人有言
有後於魯不果徵乎穀也豐下

傅子像贊

傳能畫梅復善琴

梅花一物也而君枝兩精之一出於毫一出於絲人
貌君儀宜其爲瀟然之姿予遠而望之梅爲君也蒼
然若樞株拘

柳生小像贊

都昌五子肖厥考元穀軀幹特短小軀則短小文甚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一

九

藻。辟如馬氏有白眉白眉用以別五常短小亦用別
弟兄

許伯熙像贊

古人力道戰勝而肥亦曰壯夫其鬚如戟彼貌像者
爲誰兼而有之可以知其中之所得迫而視之吾所
與士之林文中虎其貌古其姓許

草誦

并序

王懋新自刻携小草八九葉懸於空中凡五

年不甚叢生而亦不死暴烈日中愈青暢相

沿名仙草予攘而得之戲爲之誦時酒酣哭
蕭女臣作挽詩故末句云

青青之草麗而匪麗將歸五霜彼知其幾遇風而化
得羽之氣豈河上丈人之神爲造物者蟲臂鼠肝之
也而零星於是蒂乎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
是其夙世之能心而今輪迴漂轉適墮其習緣也猶
超然於空際乎噫人皆知不死者之爲不死矣孰知
死者之爲不死而盍問之於吾友之蕭季乎

題鳩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三

十

爾性何拙何不能綢繆而何爲好奪山有喬木木有
垂蘿爾不能取其皮而爲其窩豈無陰雨時取彼谷
柯爾喙之嘴咀而瓜之爬羅上棟下宇前梁後楹維
鵲爲之爾享其成徒珍其頸徒班其翎豈不能潤屋
而能潤身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二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三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銘

諸銘文自情生豈曰法古然却居然大雅

歛石硯銘

并序

出歛西門步長橋望黃山羣峰插天如劔戟
入門就小肆用錢二百五十貨得此石雲紋
而寶沙照日中瑟瑟若東夷所鑿屏扇然以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三

一

墨易膠稍乾為磁吸鐵龍尾之佳者也時王
仲房賞之曰轉博可得錢千五百久之歛客
從獄中持歸為余斲兩碁而復璞以來余將
寄斲於吳而先銘之如左

市於歛歸於越復返於歛終來歸於越石耶能忘情
耶銘於若盧斲於吳安保其終於吾人耶能有情耶

歛石硯銘

俱金星玄色

不食肉色故墨君子效之絕葷以養德不聚金布則
星君子效之散財以發身

又

萋弘血老千年黜。女媧割取三垣宿。鉅橋撒粟一掬。朽亭長左股。晝不守雲興水泳。龍夜吼。

端石銘

端石之嘉。屢墨有聲。如蠡跂沙斯。乃然耶。翩翩公子。夢筆生花。

又

鸚鵡之眸。有無不足求。人且病眸。為石之疣。

端石螭硯銘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三

二

頷則燕而虎為頭。匪則螭而鸚鵡為之眸。彼飛而食肉。此飛而飲於流墨。卿耳何足以候。

無眼端石銘

鸚鵡之目。偶端石。或取以驗真。或指以為疾。我則不然。問果落墨不落墨。

馬策之端研銘

寶端紫。鸚鵡睛。此俗見。孰不能。此端紫。乏鸚鵡。以塵。踰麋毘。刀削玉。

又

小端稠墨捷。翡翠之削。金毫屢閣而不染。赧難爲乎。苦吟。

鼉磯研銘

稠喻麋。一何捷。敗穎兎。猛於獵。馬善走。必蹄齧。才難哉。

又

拔中山。吾女訝。猶勝彼。攻卽墨者。終歲而不能下。

鼎研銘

硯面圓徑尺。沼寸。亦圓而橫。墮背之足極短。

背之日。鼎其腹。烏三足。雖蹲以馳。逮羲轂。面之月。吐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三

三

蟆。啄沼勺。水。鬼微復寸。冰雹兮。宛如胸面之雲。隴麋

典。寸。膚用以雨蒼生。

破膽磬銘

并序

又家藏古白磁膽瓶。嘗採梅枝浸之。歷春夏花而實後。破於冰。考其聲類。泗濱嘉石。取其半

縣齋中銘曰。破膽磬。

膽之成。水入空。出以養其莖。目觀其色之榮。膽之冰。

水出空。入以縣其傾。耳聞其聲之鏗。一出。一入。爲聲

爲色。見聞別差。妙性不忒。

刺匣銘

如鬼如帝。一物兮達爾。司其滕操而不發。外貌則淺。實折其裏。古有藏名。其殆謂子。

篆櫃銘

嘻。吾何嘗不吏於茲世哉。塵以外吾悉得而主之。故置符無拘。陟黜也不時。故目亦不一。其除其所奏。記者始初之堂。關白者。蓑笠之鄉。而一爲檄召。則維猿鶴之章。苟一用於塵內。朱數目而不揚。敢告爾櫃。庶謹其藏。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三

四

竹秘閣銘

大書懸臂。小則不能臂。濡於墨而漬於紙。何以異於夏月之蠅。不縣而縣。惟女勅。滌而一爲。燭公。順。縣。於。又。

書櫃銘

噫。此古之所謂博學君子者。與歛而閉之。惟木扣而取之。惟欲入耳出口。小人之腹。

又

古人已死君何讀。弗得其精兮何異爾櫝。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三

終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三

五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三

又

